

67
76
481

第十一

0¹⁰m 1 2 3 4 5 6 7 8 9 10¹⁰m 1 2 3 4 5

始



取
錄
本

皇清奏議卷四十九

請籌辦子牙河壩事宜疏乾隆十八年方觀承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奏為籌辦子牙河壩事宜恭請

聖訓事竊照子牙河為滄滏會流之下游由獻縣河

間入大城縣境經楊家莊王家口莊兒頭等處循隔淀隄

匯入天津之三岔河向來舟楫通行長蘆引鹽赴畿南各

屬行銷並皆由此通運緣大城境內河身窄狹西隄偏臨

河岸每當夏月漲發堪虞乾隆五年議于楊家口開挑支

河分減漲勢下穿閘兒莊東隄導由陳家泊仍歸正河嗣

因楊家口汕刷日益寬深支河分十之七八正河水止二

三分溜緩沙停漸致淤墊商船阻滯鹽飭起剥歲多勞費

而支河下窄閘兒莊東隄之水過多青靜境內數十村莊

並虞淹浸行據天津道議將楊家口至王家口正河五十

庫籍整理外寄贈本

餘里挑挖深通另行相度地面建築滾壩以減異漲經臣在於行宮繪圖奏請聖鑒指示臣隨赴大城率同道廳各員徧歷東南兩堤復乘船周迴察看正河自楊家口起至莊兒頭計長四十八里有零河身並皆淤淺自楊家莊至于牙橋北一十八里零淺窄尤甚河身僅深二三四尺其楊家口支河現寬十四五丈深七八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今若因支河分溜過多議加堵塞使復正河舊軌不特支河水深溜湧施工不易而正河本甚淺窄即使大加挑浚必不能如支河之寬深水既不能移深就淺則正河仍恐不免淤填徒費帑項臣悉心籌畫查支河自楊家口至閻兒莊東堤止計長八里有零現今深通暢順兩岸約束循軌安流儼然通津自宜因勢利導即將長八里作為正河再于閻兒莊河尾北通蔡家窪沿留兒莊

東堤抽挑河槽一道下接黑龍港舊河展挑深通俾楊家口以下全河俱于子牙橋北歸入正河通計應挑河道止九里有餘且蔡家窪近堤處所現在水一二尺至三尺五六寸不等祇須就其高下加挑較之疏浚正河一十八里之長實為事半功倍而形勢徑直計其程途比正河尚為稍近即將挑河所起之土就近培築東堤舟楫緣堤往來不惟風浪無虞兼有緯路可循其自楊家口至于牙橋北淤淺之正河毋庸挑挖亦不必攔截應即留作越河以分殺水勢惟將子牙橋北至莊兒頭之正河三十里隨其河底高下一律挑深七尺則商船民載均無阻滯每年運赴順廣大各府屬並豫省行銷之二十萬引鹽無須起剥尤資利益至閻兒莊現在河流穿越東堤三處應建築攔河草壩堵塞堅固使循軌之水悉歸正河另于壩北東堤之

上修建滾水石壩一座俾夏月盛漲正河不能容納之水由此分減即以堤外舊河作為引河如此則蓄洩均屬有裨正河不至停淤堤工得以鞏固而青靜境內數十村莊永免淹浸之患實于河道商民大有裨益茲據委員按照河工則例逐一確加估計蔡家窪應挑河槽一千一百八十丈面寬五丈底寬三丈均深七尺仍按現水深淺除算黑龍港五百八十丈應間段展挖面寬六丈至八丈底寬三丈深七尺至九尺不等子牙橋北至莊兒頭五千三百六十丈應于河底抽挑子河面寬五丈底寬三丈均深七尺仍按河底高下除算並闕免莊築攔河草壩一座共約估需工料銀一萬八百七十兩零又滾水石壩一座金門寬十二丈壩高四尺所需石料除滄州文安河間查舊存石塊湊用祇須運脚不開買價外約估需工料銀四千八

十五兩零通共約估需銀一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兩再挑河利運于上年冬間即據蘆商懇請籌辦臣商之鹽臣吉慶以每年行銷二十萬引鹽所省起剝之費每引所出無多即可集事商人俱情願輸公辦理應請將挑河築壩二項應需銀一萬八百餘兩先于藩庫查款借撥充用今蘆商按其引鹽起剝之歲需分作五年扣還歸款其東堤應建滾水石壩約需銀四千餘兩應請于司庫節年歸公平餘項內動撥興修臣謹將覆加籌辦情形繪圖貼說恭請聖主訓示欽遵即分項遴派委員上緊如式挑築務于汛前完竣仍令天津道就近督率稽查尅扣冒銷等弊事後核實分別報銷為此謹奏

陳義倉告成繪刻全圖疏乾隆十八年方觀承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奏為經理義倉告成繪刻全圖

恭呈 聖鑒事竊照積貯為本計所關而推行惟義倉尤便蓋鄉村分貯則斂散可以隨時典守在民則吏胥無由滋弊歷稽前代良法具有自周禮遺人之掌門闕鄉閭各有委積以待艱阨隋臣長孫平因之為義倉之制令諸州百姓當社立倉隨所收穫勸課出輸領之社司以時賑發唐宋遞相遵仿至朱子而規畫備詳倉雖以社為名事實與義同例一切輸受之法條目兼該而其要尤在地近其人人習其事良以官之為民計不若民之自為計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城之專為備不若鄉之多所備故貯於鄉而不貯於城其輸之也不勞其散之也易徧其操之也不迫其察之也易周是以積久而蠹不生施博而澤可繼雖有水旱不齊之歲而無倉皇四出之民制莫有善於此者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 仁周節屋凡於備荒足

食之政靡不 宵旰勤求尤以義倉足資民間緩急於

乾隆十一年十月內特降 諭旨命地方大吏乘時勸

導臣先於直隸布政使任內與督臣那蘇圖欽遵 訓

諭酌議條規以有穀而不籌其地則浥變可虞有地而不

察其形則經界莫定故勸捐必先建倉建倉必先繪圖當

經指示屬員通行循照及 臣蒙 恩擢任畿輔因復申

明前令次第經理就其幅幅之廣狹度其道里之均齊於

四鄉酌設倉座自三四區以至十八區其地必擇人烟稠

密形勢高阜之處使四面村莊相為附麗近在十五里內

者三十三縣在二十里內者七十三州縣在二十里及二

十餘里者三十三州縣在三十里內者三州縣在四十里

內者二縣期於往返各便調揀易通比年以來仰賴

聖主福庇年穀豐登人民和樂 臣與諸有司隨宜勸導俾

各出其有餘而不限以數粟黍悉從其便務在樂輸無稍勉强如一州邑中豐歉不齊歉處即停其報捐選擇倉正專司簿鑰不許吏胥干預現據報捐新舊義穀共二十八萬五千三百餘石而圖與倉先後告成州縣衛各具一圖大小村莊並各村到倉里數悉載統計為圖一百四十有四合一百四十四州縣衛共村莊三萬五千二百一十為倉一千有五臣詳加訂正鏤板刷印一貯布政司庫一貯本州縣衛按圖以稽倉而知各村之孰遠就近按倉以稽穀而知四境之或絀或盈由是儲蓄歲年有增規畫因時漸擴而有司凡於境內賑糶惠民之舉辦方隅計道里披圖瞭然亦足以資措理臣謹參合新舊事宜酌籌規條另摺奏請 聖訓久遠遵循以仰副我 皇上惠保無疆之至意茲將義倉全圖按府州所屬繕寫十四冊敬

列凡例恭陳 御覽又所刻各州縣衛倉圖謹彙次裝

成六軸一併恭 進

請裁撥官兵疏乾隆十九年

喀爾吉善 雅爾哈善

閩浙總督臣喀爾吉善浙江巡撫臣雅爾哈善謹 奏為

請裁可省之官兵酌增衝要之營伍俾官無冗設兵歸實用事竊照 國家設立官兵必官有難以旁貸之職守兵有汛防護守之專責斯官無冗設餉不虛糜若職任儘可兼辦兵力並無專司亟當裁省無益之官兵以歸有益之用臣等伏查浙省海塘從前並未專設官兵遇有應修應築工程向由地方官辦理南岸塘工則歸寧紹台道北岸塘工則歸杭嘉湖道管轄迨康熙年間海潮直趨北大甯杭郡仁和海寧二縣濱海地方日受衝嚙勢甚危險我 聖祖仁皇帝 世宗憲皇帝屢遣重臣指授方畧不



惜百萬帑金興築鉅工俾禦洪流保全郡邑數十年間成
亘古未有之大工然此時並未設官兵防護海塘也雍正
八年始行題准專設海塘同知並設海塘千把總暨兵二
百名專司經管夫役欽差大臣等奏准增設海防兵
備道員增設同知通判並設道標左右二營守備各一員
千把外委及兵八百名連原設兵二百名共一千名皆於
塘工人夫內挑選壯健諳練之人補額蓋因石塘並添築
柴土各塘之際工鉅事繁不得不特設官兵以專責成亦
因時制宜之道也自我皇上御極以來潮勢日漸南
趨大工以次告竣乾隆十二年十月內海潮衝刷中小疊
故道嗣是江流海潮盡歸中疊北岸仁海二縣塘工相去
水道十餘里至數十里向之險工盡成平坦矣彼時撫臣
方觀承因海潮漸趨南勢憲南岸紹郡塘工受險會同臣

喀爾吉善具摺奏將防營官兵掣調一半歸南岸防護汎
守並將紹郡海塘工程責成紹興府水利通判經管在案
緣海潮初走中小疊勢尚未盡將來汎守修防或南或北
或繁或簡未可懸定故也茲臣喀爾吉善自乾隆十二年
蒞閩浙之任臣雅爾哈善自乾隆十六年蒞浙撫之任稔
經熟歷者已數年於茲凡南北兩岸土石柴工興修汎汎
坐守機宜並江流潮汐往來衝刷情形隨時留心隨處體
察備悉端委竊見先後添設之海防文武官兵實有宜於
裁製更改者臣等查浙省海塘道廳官兵原係仿照河工
廳汎文武之例設立汎汎但河工官兵一年挑伏秋凌四
汎時時必須防險修守若海塘則當潮溜通塘之時每日
兩潮皆有衝擊汕刷之患如康熙雍正年間海寧一帶塘
工受險非人力所能捍衛迨至潮勢南趨而後塘外漲沙

綿亘一二十里不特每日兩汛並不到塘即伏秋大汛亦無衝壘塘工之事至於南岸土石各塘去潮溜更遠惟山西三江二閘以及宋家樓石工潮汐尚有到塘之處為地無幾其餘則塘外沙坦皆成膏腴桑麻廬舍相望從無潮溜抵塘之事是現在兩岸所設官兵防無可防守不必守實與河工汛汛須防時時宜修者迥不相同以臣等詳察情形博採輿論海塘官兵非特現在溜歸中小壘南北兩岸毋庸汛守修防官兵實可裁減即遇潮溜逼塘之時需官兵汛守亦止應如康熙雍正年間暫時調集督辦鉅工毋庸經制額設虛糜帑項若以南北兩塘綿亘遼濶土石各工攸關綦重就其形勢止須專設廳員照河工按里設立堡夫修守隄防之例依康熙年間舊制統以就近道員督率調度已為周詳慎重所有續設之道標官兵亟應請

裁者也至杭州為省會重地抗協城守水師兩營官兵為汛守之師有地方官之責兩營額設兵丁一千五百餘名其數不為不多無如分防水陸八縣地方實屬汎廣兵單駐劄省城內者僅副將一員城守都司一員把總外委各一員馬步守兵四百十餘名省城內各衙門防守倉庫監獄以及護解餉犯防守水陸城門皆城守專責僅藉此四百餘名官兵撥應差使奔走不遑何能按期操演且省會五方雜處奸匪盜賊全藉城守員弁遊巡緝捕省城周遭三十餘里僅一副將一都司一把總顧此失彼實有地重員少之患又乍浦水師營駐劄乍浦原設水師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三員水戰守兵四百八十餘名該處逼近黃盤大洋乃江浙外洋扼要之衝遊巡防汛已屬責任綦重自乍浦設立滿營水師一切修造戰艦配製軍火器

械皆專責該營將備經管差務倍加繁重僅一守備例應帶領兵船扼守洋面跟隨守鎮舟師操演與叅將輪流出洋一將一備實覺任重責大竭蹶不遑臣等酌量於輕重緩急之間誠宜裁撤可省之海防道標官兵即以之酌撥抗乍二營汛廣兵單差繁員少之地化無用為有用以裨省會重地海口要區所有應行酌量裁改分撥事宜臣等謹條分縷晰啟為我

皇上陳之

一道員請裁南北兩岸海塘應就近歸併經理也查海塘南北兩岸塘工近者相隔海面二三十里遠者相隔海面百里兩岸工程各不相顧非若河工南北兩隄呼吸相通應顧彼顧此者也海防道既請裁汰北岸仁和海鹽海鹽平湖四縣境內塘工悉屬杭嘉湖道管轄地方巡道事務尚簡且四縣塘工皆在駐劄地方百里內外應照康熙年

間之例歸併專管其南岸紹興府屬蕭山山陰會稽三縣土石塘工所更較北岸減少寧紹台道駐劄寧波巡查來往海塘皆必經之路南岸工程應請照康熙年間之例歸併寧紹台道專管兩巡道皆應兼海防字樣所有海塘廳汛等官均歸兩巡道分管以專責成其杭嘉湖寧紹台兩道歸併海塘事務往來巡閱工程塘務費用不無加增每員應於裁汰海防道養廉內各加增養廉銀五百兩以資辦公

一海塘同知通判宜更定分管疆界也查北岸塘工自八仙石起至戴家石橋止計八十五里零向歸海防通判經管自戴家石橋起至九里橋止三十八里向歸西防同知經管自九里橋起至淡仙嶺止四十九里向歸東防同知經管其南岸塘工於乾隆十二年奏准歸併紹興府水利

通判經管今北岸土石工柴塘悉皆鞏固止須防守無事興築應請將八仙石起至戴家石橋止八十餘里塘工歸併西防同知經管其自戴家石橋至淡仙嶺止八十七里塘工仍歸東防同知經管淡仙嶺至江省交界仍歸乍浦同知經管統歸杭嘉湖道管轄至南岸紹郡塘工今該府水利通判兼管終非專員應將北岸海防通判改為南塘通判移駐紹郡三江城即將乾隆十二年改設之右營守備衙署酌加增修改為通判衙門歸寧紹台道管轄調度至凡有塘工各縣所設之巡檢典史各按所管地面分所管理塘工查點堡夫照河工文職汎官之例聽同知通判查核差遣俾佐理有員無顧此失彼之慮

一南北兩岸塘工請酌改兵丁為堡夫專司看守也查兩營原設馬步守兵一千名內有僅諳修防不習弓馬技藝

者應請於守兵內挑出四百名改為堡夫照南河堡夫之例在堡看守凡土石柴工一有墊陷坍塌該堡夫即刻稟報所管捕巡捕巡轉報廳員查明如止些小坍塌廳員立即調集附近堡夫修砌完固如必須動帑修築即通報勘估查北岸工長二百八十九里零工程較重應請設堡夫三百名一里一夫並酌立夫頭分司管束南岸工長二百餘里平穩者居多應請改設堡夫一百名於塘工給與堡房一間除原建有堡房外其應添建之堡房即將裁撤兵房變價改建至堡夫月給錢糧查南河定例每夫月給工食銀五錢又於隄內撥給淤地十五畝以資耕食今浙省海塘內外漲沙均經民竈承墾並無隙地可撥應將海塘堡夫照守糧月給銀一兩不給月米所需錢糧即於裁撤兵餉內撥給

一海防兩營裁撤官兵應分別撥歸抗乍兩營以裨要地營伍也查海防營額一千名除於守兵內改為堡夫四百名外尚餘馬戰守兵六百名應請撥歸抗協城守營二百名內馬兵二十名步戰兵六十名守兵一百二十名撥歸乍浦水師營一百名內步戰兵三十名守兵七十名尚餘馬兵四十名步戰兵七十名守兵一百九十名共兵三百名均行裁汰其撥歸抗乍兩營兵額所有海防營原存一切軍裝器械以及口糧生息俱按額兵數目各歸改撥營分入額造報其兵營房亦將原有各處兵房變價令各營酌量添撥購造給兵接止改撥裁汰兵丁六百名內有年力已衰不能學習弓馬水務情願告退歸農者聽其歸農其年力精壯者逐一挑驗諳曉水務者撥歸乍浦水師營其諳練弓馬鎗砲等技者撥歸抗協城守營入伍差操至

應裁汰兵三百名除自願告退歸農外其現存額兵暫歸抗協寄額於近省抗嘉湖紹四府屬各營內遇馬步守兵有缺額應行募補者即於寄額兵內撥往頂補陸續將裁汰兵糧開除毋庸募補

一抗乍兩營添撥兵丁應增設弁備以符營制也查抗協城守營僅一都司省會城垣倉庫奸匪盜賊巡查實屬乏員應請將現裁海防左營守備改為抗協城守營中軍守備駐劄省城與都司分任巡查地方其乍浦水師營原額並現請添撥兵額幾及六百名可分為左右兩營應請將原設守備改為左營守備仍兼叅將中軍其裁撤之海防右營守備改為乍浦右營守備均勻額兵列為兩營遇出洋遊巡操演以及扼守洋面兩營守備遞相輪流以一員長駐乍浦口稽察地方操演兵丁乍浦叅將每年仍兩次

出洋面稽查勤惰綏靖海洋其海防兩營原設千總四員應以一員撥歸抗協城守營以一員撥歸乍浦水師營原設外委千把總十六員以四員撥歸抗協城守營以四員撥歸乍浦水師營亦驗其人材技藝宜於水師者改入水師宜於陸營者改入陸營俾不致用違其才其餘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外委八員均行裁汰內有年老不能學習弓馬水師者聽其告退其年力壯健弓馬可觀者留於本省各營內遇有千把總缺出即行拔補

一海防官兵裁剩經費歸併塘工經費以資撥用也查海塘經費每年雖有題定撥用費一萬餘兩為歲修之用但遇有修築工程經費不敷仍需題動正項今海防道員既請裁撤每年裁省養廉俸工役食與兵四百名改為堡夫節省月費並裁汰馬戰守兵三百名餉米約計每年裁省

銀一萬兩請將支剩裁省各項銀兩歸入海塘經費案內以資歲修則經理裕如即有修築工程亦無庸更動正項以上各條臣等於海防添設官兵與省乍要地營制熟察情形再四籌酌實有宜於因時損益者不揣冒昧斟酌變通俾官兵無虛糜之患要地受巡防之益即海塘經費從此充裕亦有備無患矣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

請清查訟案以省冤累疏 乾隆十九年陳宏謀

陝西巡撫臣陳宏謀謹 奏為清查不結之訟案以省冤累事竊惟民間戶婚田土不得其平咸欲赴官控告此州縣衙門日日必有之事即地方官逐日應辦之事也無如地方各官於 欽部案件有關叅處尚知上緊趕辦遲誤者上司亦必行催惟於民間告詞則以為自理之事可

以推延上司無案可查常至經年累月延擱不結則兩造
多人之守候拖累胥吏衙役之差提需索地方訟棍之恐
嚇唆騙百弊叢生有告案未結而兩造已至破家其負屈
不甘者則事外尋釁藉端報復每每一案化成數案小案
釀成大案凡謀故命案匿名揭帖聚眾械鬪毆差拒捕行
賄營求一切不法之重案由小事不結而起者居多久經
定例州縣自理詞訟限二十日完結每於月底將一月內
事件填註循環簿並已未完結緣由送該管知府及直隸
知州查核註冊其遲延不結朦混遺漏者詳報督撫咨叅
因此等告案情節繁冗各省多難遵行即有造報者不過
將已完數件送入搪塞仍于稽查無益也近經臺臣條奏
部議再申前例恐亦查送不全仍蹈故習即以閩省而論
欽部事件臣與督臣清理開單督率兩司逐月稽查

數月之間已經十之七八向後不致壅滯惟自理詞訟未
完者衝繁州縣不下數百件此中胥役舞弊小民受累不
少臣巡歷所至查知情形正思責成清理欽奉 恩命
馳驛赴陝中心耿耿臣思生齒日繁人情巧偽訟端日漸
繁多官司勤惰不一各省大概相同臣之愚見惟有責成
大員就近稽察專司督率於事庶克有濟巡道職任監司
刑名錢穀皆有經管所轄州縣無多相去不遠原有分巡
之例臣請通行各省道員分巡每到一縣即遵將該縣訟
案號簿提到查核除不准及已完結外未完者逐一查核
勒限催審有關積賊刁棍衙蠹者亦即提到親審胥役弊
匿者當下提究巡道查畢一縣即將某縣未完幾件一面
開單移司報院一面行縣定限完結地方官結一件即將
某件已完具報巡道逐一註銷單內止開某事某人告某

人於某日審結不必詳載審斷情由又致繁瑣難行下次分巡亦復如此稽核知府直隸州有未結詞訟難於掩飾不得不上緊趕辦院司於通省某縣詞訟未完多寡及各官辦事勤惰才情敏鈍均可得其實在而道員分巡每到一處有此切實應辦之事為民間伸理冤累以助兩司所不及以收政平訟理之效分巡不為虛行督撫即以覘道員之公私能否是亦循名核實察吏安民之一端也

陳粵西事宜疏乾隆十九年

羅源漢

大理寺卿臣羅源漢謹奏為敬陳粵西事宜仰祈聖鑒事竊臣前奉恩命提學廣西凡屬考試所經無不留心體察竊見地方事務尚有應行籌酌辦理者敬為我皇上陳之

一荒土之宜勸墾也粵西地廣人稀臣嘗經過柳州之馬

平來賓以至思恩之遷江一望數百里盡係荒蕪並無人煙問之途人皆云其地多石且少水源難於開墾臣詳視土面芳草俱極豐茸不盡硤确而山泉所匯可相勢利導水源者亦復不少細查荒蕪之故有二一則習為開墾土人僻處鄉村歲種熟田餬口已足不為隔歲之謀又俗好趁虛手藝營生利倍力田甘心拋棄一則各惜工本將欲開墾必先疏鑿渠塘以資灌溉水源之蓄已費數十金愚民見狃目前遂多憚於從事而臣亦嘗於該地方籌及每以工本浩繁貧民難強為慮竊思聖世生齒日繁苟可謀食幾無棄壤而獨此廣袤數百里置於無用殊為可惜仰請勅下督撫諭令州縣多方設法富者勸其自墾貧者或招募人墾其或有不宜水田之處亦諭令種植雜糧俾盡地利庶野無曠土民有餘食矣

一驛馬之宜改設也查桂林向無驛馬北至湖南之永州各縣設有站夫數十名東至廣東之肇慶各縣設有站船數隻臣嘗就所經過處按其形勢東由平樂梧州至肇慶俱係崇山峻嶺難於設馬若北自靈川興安全州至永州路可方軌遇緊急公文站夫遞送自不及駟馬為速況柳慶素屬產馬之地取辦甚易似不若改站夫設馬之為便也再由柳至南太雖非他省通衢亦係邊疆要路現除鋪司遞送公文外各處設有快足以備緊要名曰千里馬其實日行七八十里每致誤事並請 勅下督撫查酌各該縣情形設馬數匹遇緊急公文以馬遞送迅速十倍於人力矣

一教職之宜酌定邊缺也廣西近邊一帶地方煙瘴官其地者三年五年以邊俸陞轉向來教職事同一例雍正二年部議教官係本省人裁去邊缺原為煙瘴漸稀地方起見若太平府之宣明州慶遠府之東蘭州以及泗城府等學俱在雍正七八年以後新設現今水土極惡稱煙瘴最甚之地而臣考試所歷若桂平梧鬱潯各府州水土本佳與內地無異以桂平數郡之人選泗城宣明東蘭等地水土實不相宜臣於考試時接見該處教官受瘴多病實有苦情合無仰懇 聖恩 勅部令議將泗城宣明東蘭三學俱作調缺酌限年分任滿即撤回內地另選新員或亦愛惜人材之一端也以上三條臣愚見所及恭摺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

籌塞外倉儲疏 乾隆十九年

永常

陝甘總督臣永常謹 奏為敬籌塞外倉儲以期有備無患事竊照安西等五衛地方孤懸天末界接準夷實為西

塞藩籬極邊重鎮其於一切邊防武備善後機宜屢經
聖主睿思裁定實已周密無遺惟倉糧一項雖於善後
案內亦經議定安西等處遇有收之年酌量採買以資備
貯但五衛地皆砂磧田多鹹鹵產糧有限即逢有收之年
採買亦難充足故自乾隆六年議准採買以來現在五衛
倉貯僅積存京石糧二十萬石有零合之倉石則實止一
十四萬七千餘石從前戶民尚不甚多兵丁亦鮮有家室
仰賴 皇仁煦育生聚日滋現今五衛民人較前倍衆
加以貿易商賈由內地而來者所在雲集合鎮兵丁將及
萬名搬娶家室者復已十有八九生齒既繁則需食益廣
况哈密駐防官兵口糧咸賴五衛撥運際此昇平之世原
可無庸過計第按歲採買不能一時充裕逐年動撥更屬
有減無增萬一荒歉不齊緩急需用仰給於五衛之糧僅

有十餘萬石斷然不敷若撥運於內地不特脚價浩繁抑
且遠不濟急此 臣永常向任安提恒所深慮而 臣鄂樂舜
亦謂目今所當急籌者也 臣等在蘭密論該司道等妥協
密籌去後茲據布政使吳士瑞安西道文綬等議稱邊地
倉貯洵應充裕今統計五衛現存京斗糧雖有廿一萬石
零合計倉斗僅十四萬七千餘石為數無多而哈密兵糈
又仰藉五衛之撥運年復一年有減無增本地採買既因
豐歉不齊未能充裕口內撥運又因戈壁遙遙輓輸費重
伏查甘省捐監一條原為常平積貯而設當日未及五衛
者蓋由乾隆三年初定捐例之時口外人戶尚屬寥寥是
以未曾議及迨至乾隆十五年復議收捐遂亦踵循前例
畧而不議近來戶口殷繁商賈雲集一應貨物皆從內地
運至如准入籍本地俊秀及外來商賈子弟於出口貨車

帶運糧石即在各衛報捐監生則急公愿捐者定不乏人既無妨於口外之民食且與倉儲可期日裕查高台肅州捐監之例每俊秀一名捐京斗粟穀一百石折米五十石准作監生但口外戈壁載運維艱按照現定官價自高肅運糧至五衛地方每石脚費遠近不等以適中最近者而言亦合計應需銀一兩五錢零至一兩零不等是運口外之脚價倍於內地之糧價若不量為酌減難期踴躍再三籌畫五衛收捐監糧應請照高肅之例減二收捐每俊秀一名捐米四十石准作監生其公費倉費俱仍照高肅之例按數交納至於廩增附生及武生青衣生有欲捐監者即照高肅成例減二報捐又甘省之人多喜麵食而哈密供支兵糧亦需搭給麥麵且甘涼肅一帶產麥甚廣其報捐監生有愿以小麥自內地運交者亦照米數一體交收

所捐米麥總令內地運至概不許在五衛爭糶統計五衛酌定額捐米麥共一十五萬內安西衛四萬石柳溝衛三萬石沙州衛四萬石靖逆衛二萬石赤金衛二萬石請俟捐足之日停止等情到臣等伏查甘省各屬荷蒙

聖恩准令本省及外籍之人報捐監穀以裕倉儲業經行有成效口外五衛從前未及併請者原因人戶未繁今已戶口滋盛商賈雲集現在各衛倉儲實未充盈專藉稔歲採買斷難一時足備若恃內地撥運又覺輓輸繁費似應俯如該司等所議五衛地方如有本地俊秀以及外來商賈子弟愿在各該衛交納米麥捐監者准照高台肅州之例酌量減二一體報捐酌定五衛捐足十五萬石即為停止公倉各費亦照高肅之例每捐監生一名令交公費四兩倉費三兩二錢其廩增附生武生青衣生捐納之數均

照高肅減二收捐合計俊秀捐監一名納京斗糧四十石
或米或麥聽其自便是較高肅止減米十石在俊秀商賈
以出口貨車陸續帶運所捐米麥得比內地稍減自可聞
風踴躍愿捐者衆而以收納在倉之數計之則較之內地
官為輓運之費節省不啻倍蓰矣况捐監米麥俱令內地
運至並無妨於民食而五衛遇豐收之年仍可照善後原
議隨時採買庶幾塞外倉儲計日可期豐裕邊防重地得
以有備無虞洵為因地因時之急務臣等詳加商榷意見
相同謹合詞繕摺陳 奏是否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
勅部議覆施行

請稽察閩省秀民疏乾隆二十年

德 舒

福建布政使臣德舒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
事竊照閩省昔號南蠻追溯前明淪為盜藪我 朝定鼎

以來漸仁摩義縉紳効力宣猷士明讀書守法固已駸駸
乎風移俗易矣乃結習相沿謀為不軌之事時有覺發舊
染未能盡除地方尚稱難治臣仰沐 皇恩畀以藩臬
之任在閩數年詳細採訪熟求其故祇因閩地僻處海濱
又多深山邃谷習尚强悍以好勇鬥狠為能無論秀頑好
學拳棒往往創立會名聯合聲勢原其初意不過圖禦外
侮迨聚集日久結交既廣或恃勇技過人或逞機謀聚眾
肆然無忌遂刊偽印散偽劄妄恃猖狂蠱惑人心蹈叛逆
之罪而弗悟究之其間好事生釁者不過數人而事不預
防勢遂漸熾愚民墮入牢籠誤罹法網牽連株累情亦堪
憐夫人情稍有技能必不甘於淪沒果其膂力技藝可觀
心思材智出衆顧令幼而壯壯而老老而鬱鬱閑居精神
意氣一無所事勢必紛紜不靖宋臣富弼曾言兇險之徒

讀書應舉仕進無路心常快快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
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行與其
徒密相結煽此輩散在民間縱無成謀實能始禍要在得
而靡之蘇軾亦云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
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明臣邱濬嘗言紛紛
擾擾之徒為人所刳制者心無定志為利而動既可以誘
脅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
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其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機
畧變幻尤易惑世欺人平時宜有以收拾之等語方今天
下一家 聖主德威無遠弗屆偶值奸民蠢動無不立
時剪滅何足深慮惟是安不忘危我 皇上諄諄以久
道化成訓誡臣工而釐奸懲暴常切 宸衷臣竊思一
鄉一邑其有善習拳棒膂力過人更或粗識機謀者州縣

為親民之官管轄不過百里果能留心訪查何難周知惟
是形迹未著無瑕可指既難即置之於法且例載游手好
閑不務本業自教師演弄拳棒教人及投師學習罪止枷
責是依例決罪僅能懲戒於一時其自負強梁終難革面
革心平居無事尚或斂跡藏形設遇豐歉不齊難免乘機
煽惑此等賦性兇頑散在民間良民受其戕賊實為地方
隱累臣愚昧之見與其重懲於事後不若嚴飭於未然應
請嗣後查有教演拳棒肆虐閭里並以智術鼓動愚頑實
在惡跡昭著者州縣報上司究詢明確將為首之犯解省
審訊定案除照依所犯各案盡本法懲究外簽發遞解直
隸河南等處安插去其首惡則夥黨自解其有膂力超越
技藝純熟心思材智實有機謀者雖現在尚無過犯亦不
得不收束其身心臣伏查雍正九年欽奉 世宗憲皇

帝諭旨各省中膂力出羣藝勇出衆之輩若聽其棄置無用之地深為可惜今各省督撫等召募揀選咨送兵部揀派官員訓練教習以備軍旅之用欽此欽遵在案恭繹

諭旨

聖意淵深似應密令州縣細加採訪開明姓

名住址先行密稟督撫再加詳查明確揀選舉報咨送兵部請

旨發交巡捕三營及直隸等省並沿途各標給食名糧効力試用著有勞績量加賞拔如技勇尚在次等而舉動不馴者酌量本省督撫提鎮各標給糧鈴束既因其材而用實束其材而馭之使身隸羈縻心無他向再查濱臨江海崇山疊嶂之區足以藏奸者恐不止閩地一省為然可否仰懇 皇上密飭各省督撫嚴諭州縣一體察訪查辦如此庶已犯者有所懲創而未形者潛可轉移操縱在官動有稽察且遷徙異處人地生疎難以施其伎

倆更使該處士民曉然有犯即治以端趨向知所做惕則根莠既除嘉禾自植地方咸臻寧謐矣

皇清奏議卷四十九

皇清奏議卷五十一
請開海口以暢河流疏乾隆二十一年陳世倌

大學士臣陳世倌謹

奏為敬體

聖主省方觀民之

盛心妄陳疏河禦災之管見以備

採擇事伏查本年

閏九月原任蘇州巡撫莊有恭題報被水十三州縣內如
銅山邳州宿遷睢寧蕭縣安東沭陽連被水六年清河桃
源碭山沛縣海州則連被水五年大河徐州二衛則連被
水四年安徽巡撫高晉題報被水十州縣內除壽州不成
災外如臨淮鳳陽泗州盱眙則連被水六年宿州懷遠虹
縣靈璧鳳臺五河則連被水五年此特就乾隆十五年以
來被水情形如是其乾隆十五年以前及本年末報水災
者皆不在內夫本年上半年上下江固所稱多黍多稌之樂歲也
而此二十餘州縣之民連年獨受其困我皇上愛民

如子一聞災祲不待奏報立即發帑截漕蠲租賑糶無法不備現今此等被水之區已蒙賑卹之恩蠲貸之澤又蒙聖慈有加無已發帑一百六十萬兩留貯下江以備賑濟此 聖主如天好生懷保萬民不使一夫失所之至意也但 國家賦有常經民生所仰惟食若年年被水歲歲報災 國家賑卹之典將何時已而淪胥之患何時息乎欣逢我 皇上軫念民依再舉 南巡大典訪求民隱此與 聖祖仁皇帝聖諭所云務將被淹州縣之水災盡除方不負朕南巡救民之意先後同揆若合符節誠兩江億萬蒸黎出昏墊而登衽席之時也臣不揣愚昧敬求其故而備陳之查此二十餘州縣之連年被水者由黃河南北兩岸創建減水閘壩分洩河流以致水緩沙停河底日高河身日飽不能容納伏秋汛至南岸減下則

碭山懷遠宿州靈璧虹縣五河睢寧等州縣田畝被淹北岸減下則豐沛桃源宿遷清河安東沭陽海州田畝被淹而均未有已也夫河不兩行治河不易之法也康熙十六年七月河臣靳輔疏稱黃河南岸一決必由邱家白鹿等湖以入洪澤湖助其滔天之勢撼擊高家堰一帶隄工各隄即堅固如鐵亦必從頂漫過下淹高寶等七州縣田畝淮流仍舊旁洩仍不能助淮刷沙清口以下仍必淤墊此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北岸一決必由駱馬湖之後橫衝邳宿運河將河底湖底積淤高一遇伏秋異漲則濟寧魚臺嘉祥鉅野滕嶧之田畝必致淹沒運道隄亦必潰此北岸不治必壞運道之情形也是黃河南北兩岸之不可開放以分黃河之勢者靳輔固已言之鑿鑿無何而康熙二十一年於黃河南岸則開毛城舖減水壩一百

二十丈又建減水石閘一座又於王家山建減水石閘三座於峯山建減水石閘四座北岸則於大谷山建減水石閘一座蘇家山建減水石閘一座其意以為減下之水由小神湖出睢溪口入洪澤湖使沙澄湖底其清水仍出清口以助淮刷黃不思黃河斗水沙居其七所過之處無不淤墊現今小神湖侍邱湖白鹿湖以及林子孟山等湖早已淤平其灌入洪澤湖者沙澄湖內先已淤墊湖底湖不能容方且奔潰四出正靳輔所云淮流仍舊旁洩不能助淮刷沙者又何從收出清口刷黃之效乎靳輔當日窻不計及此特以徐家灣蕭家渡之決議以革職賠補故於兩岸分建閘壩以分水而保隄耳而後之司河者且稱為治河之第一人奉為成憲而不敢違也不已謬乎夫自毛城鋪一開而減下之水奔注入湖浩浩滔天撼擊高堰勢不

能禦於是開唐堦六壩貫入高寶諸湖下淹高寶興鹽等七州縣民田盡成澤國而湖水既分清口刷沙無力海口漸淤乃效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於雲梯關外海口之內築隄二萬二千八百丈其意又將使水不旁溢專力攻沙以通海口不思潘季馴以隄束水之法止可施於內地之黃河而不可施之於海口蓋黃河挾沙而來奔騰浩瀚一往莫禦故堅築隄岸使水循隄直下則勢猛而沙隨水去若海口則每日潮汐二次以隄束水潮至則沙隨水進潮退則沙留隄根日積一寸積數十年計之其沙日引日長愈久愈堅是以靳輔所言往時雲梯關外即海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至今幾七百年關外洲灘遠至百二十里此言俱在可考今自雲梯關至四木樓海口且遠至二百八十餘里夫以七百餘年之久淤灘不過百二十里靳輔

至今僅七十餘年而淤灘乃至二百八十餘里且此二百八十餘里之中昔年止有六套者今且增至十套與南岸之十洄上下迴抱形若交牙兜束河流至十曲而後出海然則今日之海口固不至斷潢截港之為淤而亦寧可謂之寬暢乎此皆由靳輔始則開南北兩岸以分黃之勢後則築海口兩隄以停黃之淤節節相因弊所必至也若夫李家樓七十里無隄之處在靳輔當時原係九十里前河臣齊蘇勒加築二十里今存七十里相傳謂靳輔留以分洩黃水保護徐州城者臣始亦信其說及查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靳輔疏稱北岸李家樓起至大谷山止應接築大隄約長一萬六千丈束黃河異漲之水不使北侵以救碭豐徐沛四州縣田畝共在原估築隄三十萬丈之內因奉聖祖仁皇帝諭旨令再行確議乃將最緊要之宿桃

清山安五縣河隄十四萬五千丈先為修舉而此九十里無隄之處特緩而未築耳不然黃河正身寬不過一二百丈即海口亦寬不過四五百丈計之不及三里何至洩水之支河乃留至一萬六千丈且既留一萬六千丈豈猶慮不足宣洩又於蘇家山大谷山各建減水閘一座此必無之事也特時至今日黃底淤墊日高水不能下即欲加倍而礙於下游之徐城勢有不可適有此無隄之處可以分洩水勢遂附會其說相沿至今習為常事耳查乾隆六年巡漕御史都隆額奏稱黃河自石林黃村二口北趨衝刷深澗竟與黃河平接流入微山湖微山湖西面已經淤高設全湖淤墊始則為患於民田久必有妨於漕運今自都隆額陳奏以來又十五六年矣黃河之水無歲不由此貫入微山湖本年孫家集潰決大溜奔騰而下拍岸盈隄魚

臺縣竟成水底蒙 皇上特遣部臣劉統勳會同河臣白鍾山星夜修築已報合龍又現議將魚臺縣另建城垣民生固可無虞失所但臣於乾隆八年曾帶領郎中明安圖用儀器測量徐州城外黃河面寬一百二十五丈今聞現在河面僅寬四十八丈則知數年以來河身更為淤墊夫以數千里奔騰浩瀚之黃水而束於四十八丈之河面勢必盡赴此無隄之處貫注微山湖而微山湖現在淤平即疏浚通流亦斷不能盡復全湖之寬廣則微山湖之水已無所容又加以黃河之水年年減下與運河僅隔一綫之隄又勢必漫入運河而運道壞黃河絕運而過山東河湖之水不能順流而下必致倒流而魚臺金鄉濟寧曹單滕嶧諸州縣民田盡被淹浸則山東之民生亦因此受其病誠今日所當熟籌而急為之計者伏查康熙二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巡歷黃河諄諭河臣靳輔云減水各壩洩出之水作何善法歸海毋或淹損民田欽此是黃河分洩之水允宜設法歸海方免淹浸民田之患也臣愚以為欲救此二十餘州縣年年被水之災當先治黃河之淤墊當先通海口之紆曲查海口十套之中惟二套四套六套其長尤甚昔年靳輔曾於雲梯關外海口挑挖引河又於南北兩岸築隄二萬餘丈皆於此處取土則知海口未嘗不可施工况今日雲梯關外至海口皆成漲灘板土尚非嫩沙無駐足之地可比應請照靳輔挑挖海口引河之法於汎水未發之前照河身寬深丈尺各套直開挖引河兩面各留數丈俟汎水漲發將兩面開通使二瀆直注出海則衝刷有力雲梯關外河身不致紆曲海口日見寬深矣但套雖挑通而兩隄尚在能保沙之不再停隄根乎方今

兩隄之內城郭營壘民田廬墓壤地相接又設有葦蕩營每年割取葦草以資隄埽之用未便遽議撤毀請先曉示民間以此兩隄遇有衝決不更繕治如畏水患各自遷徙則不數年而兩隄自潰十套十洄將復為海口二清自可暢出矣至清口以上至徐州黃河數百餘里河底高於內地丈許皆成老淤水勢不能衝刷自非大加疏浚之工不可其疏之之法若何伏讀 聖祖仁皇帝諭旨朕由運河一帶以至徐州迤南黃河細加看閱見各隄岸愈高而水愈大此非水大之故皆由黃河淤墊甚高以致節年漫溢朕欲將黃河各險工頂溜灣處開直使水直行刷沙若黃河水刷深一尺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則各河水淺一丈如此刷去則水由地中行各壩亦可不用矣欽此大哉 聖人之言誠萬世治河不易之法也伏查乾隆二年

河臣白鍾山陳請挑挖引河免其賠補格於廷議未蒙准行然挑挖引河寬深偶致淤墊實非人力之罪曾經河臣張鵬翮奏請奉 聖祖仁皇帝允准免賠在案况今兩岸淤灘挺出河心上下形如交鎖若不竭力挑挖沙嘴則大溜不能歸中河流不能迅捷沙停河飽為害滋深伏請 皇上飭下河臣將凡係河身灣曲處所飭廳汛各員呈報河臣驗明丈尺挑挖之後計其工段按季報部彙請分別議叙其怠惰者叅處如有應挑引河一例挑浚即或有河成而溜不掣然河身漲灘已經挑去河流取直亦於黃河大有裨益應請免其賠補則人自踴躍趨事而河流既闢刷沙有力矣其浚之之法若何查治河之具原有杏葉扒鐵掃帚混江龍等器查杏葉扒齒短而銳挽以竹篙輕而無用混江龍排以鐵齒長至尺許墜以大石始達河

底河臣白鍾山曾令廳汎各員施用頗有明效但部臣劉
統勳等試之以為無益臣因採其意而損益之請鑄鐵軸
一具約長六尺上鑄鐵齒長三寸而銳其角一周凡三齒
共列五周兩端貫以鐵鎖務使直沉至底用船一隻夫四
名首橫木樑將鐵鎖分繫木樑之上用夫牽挽而行沿路
滾翻每十船為一排每十里置船一排先委實心辦事之
員沿途備細測量兩岸釘立木椿書明河底高低尺寸按
月核其浚深若干尺寸以為賞罰如果深至一尺給以紀
錄至五尺予以加級多者按此計算怠玩者分別叅處其
已浚深者將船撥協隣近淺窄處所除雨雪日期外一排
之船每日往回三次十日當可深一寸積一月計之當可
深二三寸一年計之可深二三尺矣臣謹以鐵軸圖式進
呈 御覽倘果可行請 勅河臣派委實心辦事之

員先製十具量調浚船試演一月如果有益則請多用河
帑製備數百具將原浚船挑選應用不足者補造分段排
列河中實力奉行一二年倘有成效行見河底日深河身
日闊南北兩岸可以不分水勢則此二十餘州縣漸可免
被淹浸此臣所謂疏開海口浚治河身為今日捍災之急
務也臣愚謬之見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於南巡回鑾
至徐家渡時 特遣大臣會同督河諸臣自雲梯關外
海口上至徐州東至魚臺濟寧等處沿河相度將黃淮二
瀆有無可以疏治上下兩江被水州縣民田有無可以疏
洩山東魚臺滕嶧運道有無阻礙微山湖東面隄岸應否
幫築高厚悉心妥議具題次第舉行以副 皇上南巡
惠民之至意若夫清口之內向有爛泥淺裴家場張福口
帥家莊四道引河總匯於三汊一河之內自東南直注出

口最為得力 聖祖仁皇帝曾命河臣張鵬翮挑浚以暢淮流又於運口接隄一百數十丈以逼三汊河之勢而於運河口門建一大墩使三汊河大勢直注清口惟一線回溜入運濟漕是以洪澤湖之水出清者刷沙有力而運河之口亦迴漩停蓄不至順流直瀉難以挽禦自移運口迤下七十餘丈以避西風汕煽黃水之患將三汊河堵斷以作運口下岸於是淮水散消出口無復激射之勢運口又仰承在下淮水進趨入運而出清口者刷沙無力以致黃河北岸之楊家莊常虞淺阻糧艘尚至起剝其弊未必不由乎此今蒙 聖駕親臨高堰閱視工程其新舊運口情形 聖明自有洞鑒固非臣愚所敢妄議者也 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疏乾隆二十一年

孔昭煥

衍聖公臣孔昭煥謹 奏為請定孟廟從祀門人以正祀典事竊查 國家尊禮先賢先儒列之祀典所以昭崇德也鄒縣亞聖廟宋政和五年詔定配享從祀以樂正子配從祀東廡九人公孫丑告不害陳臻屋廬連陳代公都子高子盆成括子叔附祀唐儒韓愈西廡八人萬章孟仲子充實徐辟彭更咸邱蒙桃應季孫附祀宋儒孔道輔謹按季孫子叔之所以從祀本趙岐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為可受也今既經朱子註明為孟子引季孫論子叔疑之言則二子之祀似為無當又 孔子廟舊祀林放於前明嘉靖間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罷祀今按高子論詩孟子謂之曰固哉高叟其非弟子可知似亦應照林放之例罷祀至告子論性至為性惡之言盆成括仕齊孟子有

未聞大道之語則均非孟門高弟矣再 文廟從祀神主
自前明嘉靖年間議定去侯伯封爵先賢則書先賢某子
先儒則書先儒某氏某至今相沿其制乃孟廟配享從祀
各主尚俱存封號亦未協禮制臣愚見孟廟從祀似應罷
去季孫子叔高子告子盆成括東廡祀公孫丑以下五人
移桃應次之韓愈附之西廡則祀萬章以下六人孔道輔
附之配享者則書先賢樂正子從祀者則統書先儒某氏
某於禮制似為妥協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勅
下禮臣議覆施行

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之例以厚風俗疏

乾隆二十一年

莊有恭

江蘇巡撫 臣莊有恭謹 奏為請定盜賣盜買祀產義田
之例以厚風俗事竊照直省士庶之家其篤念親支者每

立祀產以供先世烝嘗立義田以贍同宗貧乏其祀產義
田歲所收穫除完納條漕及春秋祭掃贍給支銷外所有
盈餘俱儲積以備荒年之用江省上年歉收億萬窮黎無
不仰給 天府間有故家大族凡經議立祀產義田者
該族貧民即係各動積存田租贍養雖所養無多亦於荒
政不無小補惟是祀產義田係屬合族公業近歲糧價增
昂田土日貴即間有為富不仁之徒設謀誘買賄囑族中
一二不肖子孫將所欲得田產私立賣契給與半價即令
遠颺買者遂恃強佔踞硬收租利及控告到官每因得價
者不能緝獲審結無期聽盜買者執業即緝獲審明又以
例無治罪專條隨意擬結以致富黠棍徒無所顧忌犯者
往往不少夫以子孫而私賣祖宗祀先贍族之產以豪富
而謀買他族祀先贍族之產即屬不仁不孝皆不可以不

重治其罪伏查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內提督衙門議奏嗣後如有不肖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加枷號三個月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奴僕盜賣者罪同盜他人墳園樹木者杖一百加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至於私買之人若不嚴加懲創則市井無賴貪利引誘盜賣弊端仍難杜絕嗣後有犯者請亦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治罪其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給主等因奉 旨依議欽此現准刑部移咨內外畫一辦理臣查砍伐樹木固已攸關風水觀瞻若盜賣祀產義田則既絕其先世之烝嘗復絕其族中之生計其情更為較重應請嗣後凡有不肖子孫私賣祀產義田者即照私賣墳園樹木例一畝至十畝者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十畝以上即行充發但無私買之

人則雖有不肖子孫無從覓售凡私買者皆由富室強宗因誘謀買而起以同鄉共井之人於他族祀產義田不得諉為不知乃忍心貪利圖謀若僅照盜他人墳園樹木例治罪不足蔽辜應與私賣者同罪田產仍交原族收回賣價照追入官其有盜賣盜買宗祠者亦照此例辦理並飭地方官出示曉諭令各族將所有祀產義田坐落坵段各勒石宗祠義莊並呈報地方官立案如此庶不孝者知所懲儆而不仁者亦無所逃罪凡係祀產義田可以世守勿替偶遇歉歲貧族皆有所賑貸而不至於流移似於興仁教孝維風厚俗之道稍有裨益耳

請定稽查社倉之法疏 乾隆二十一年 圖爾炳阿

河南巡撫臣圖爾炳阿謹 奏為酌定稽查社倉之法以杜侵虧事竊照豫省各屬勸捐社倉現共六十萬四千石

零春借秋還以補常平所不逮利益農民莫善於此惟社
穀歲有加增而社倉尚未完備每多零星散貯稽察為難
以致社長暗地侵虧弊竇叢生又因經紀其事苟非薄有
才具熟於書算者不克辦此其生監誠謹敦品者閉戶潛
修不樂干預外事若肯膺斯役率皆藉口多事之輩其滋
弊更甚於鄉民衿監固不可以充社長至鄉民之中稍有
身家而才短于事或才堪辦事而家鮮殷實或以收放口
費不敷往往畏阻不前迨至虧決有稱倉未建立零星散
貯鼠雀為耗並翻騰無所晒晾不時紅腐浥爛者有稱地
處低窪上蒸下濕氣頭厥底霉變虧折者俱經臣嚴飭確
查將侵蝕之社長悉行革退究處其虧穀力不能完已著
落失察混報實貯之牧令賠補在案但以奉公樂善之美
舉任彼一二不肖社長私自侵蝕殊非仰副
聖主阜

成兆民至意隨飭布政司妥議稽查之法以除積弊茲據
布政司劉慥詳議到臣覆加酌核逐一開列謹為我

皇上陳之

一社倉亟應添建也查雍正二年九卿原議社倉事宜內
開收貯糧石目今暫于公所寺院收存俟息穀已多做朱
子社倉事宜成造倉廩收貯遵照在案今豫屬社穀已積
至六十萬石從前雖建倉三五處然間數無多規模未備
現今一邑之中每有積至二三萬石仍無倉廩可貯散漫
無稽弊端易起是欲嚴社穀之無虧必須建倉以收貯應
請按穀一千石設倉一所每所三間內以兩間貯穀一間
空留盤量存放器具並照江蘇之例設立看夫一名平時
上宿支更屆期出納即充斗級之事所屬斗斛等項准其
逐一置備其倉式擬定款制酌定銀數頒發一律修辦如

前建之倉或不合式即令酌量粘補所需費用均動息穀
變價辦理如一年不敷可作二三年分辦倉廩既敷則穀
有收束可免散貯侵虧汔爛等弊矣

一社長宜酌增歲費也查正副社長掌管倉糧當春月出
借秋日收納稽查催討非一二人所能辦理必須倩人幫
助並一切紙張薪水等項亦在所必須乾隆九年雖經前
撫臣碩色定奏按息穀十升內留穀一升以為正副社長
雜項之用但彼時捐穀無多經費亦省近年以來計收本
息歲加充盈前定酌給一升不敷所費量為加增查江南
福建兩省每息穀一斗分給正副社長二升既可以資公
費復可以勵勤勞應請照該二省之例于息穀一斗內扣
出二升除看倉夫每歲給五石以作飯食外餘為正副社
長出入簿籍紙張薪水鼠耗鋪墊苫蓋晒晾搬運人工等

用如歲遇歉收例得免息還倉或本社收息無多而社長
各費終不能免均應於上年所收餘息內支給仍將每年
收支各數于社穀奏冊內聲明報部如此酌增之後倘正
副社長仍有徇情濫借出入不公催收不力怠惰霉變等
弊將社長分別究懲所虧糧石著落賠補如正副社長通
同看夫挪移花銷虧空倉穀照監守自盜律分別首從治
以應得之罪

一社穀接地畝酌借也查社穀定例衿監軍役及不務農
業游手好閑之人不許借給其力田農民願借者先期報
明社長該社長總報州縣於四月內定日給發又查福建
定例出借社穀係按田畝多寡酌定穀數分別借給復令
五人作保最為慎重今豫省事同一例應請照閩省之例
按畝借給凡有地五畝以下者酌借穀三斗以此遞計自

三斗起至一石五斗止其有舊欠未清不准再借倘社長畏其煩瑣或濫借戶拖欠轉於殷實可信之戶成總寄頓及借逾定數即屬濫借應將社長責罰如有不肖之徒以社長為可欺恃強硬借騷擾倉場照例治罪至告借之戶正副社長未必悉皆認識應令地保將借穀領狀照門牌式樣備載借戶居處人口莊農隣佑等項再照閩省之例令五人作保鄉保作對彙交社長覆核如果相符造冊二本留一本將一本同借領呈送州縣令定期飭令給散該州縣取具正副社長實散數目通報察核秋後還倉亦令社長刊刻收票隨收隨即出票給發執照仍登流水簿存查十月底呈請州縣覆查出具實貯無虧印結通報備案如借戶並無產業保人混行保借無力還倉著落保人分賠若因年歲荒歉緩征掛欠迨後原借之戶產盡戶絕無

可著追此非社長之故亦非五人互保不實所致所缺糧石雖例得豁免但社糧宜增不宜減不便日絀應將同社新捐之項抵補足數如此出入有稽侵蝕可除而民亦沾實惠矣

一州縣應定考成也查社倉定例原議收掌在民稽查在官總不由吏胥之手洵屬良法但州縣往往視為無關己害既不慎選安人點充社長一任鄉地混報濫舉並應更換而不更換甚至虧穀成千累百茫無覺察雖有稽查之名而無稽查之實此皆因懲創未立遂致玩忽從事查陝省定例州縣於交代展限一月查察又社長侵蝕虧缺州縣官知情故縱題叅革職失察虧穀百石以上降二級留任此因陝省社糧係動帑買貯與別省民捐不同是以定例特嚴但思豫省捐穀久貯在每歲造冊 奏報總期利

益民生地方官自應加意稽查應請嗣後照陝省之例令各州縣於交代限外展限一月將社穀細加查察遇出借之時核其冊領收倉之後盤驗實存必使出入無虧具結通報至民捐穀石究與動帑買貯有間所有處分應照陝省之例量為區別請嗣後如有社長侵蝕虧缺該州縣官朦混詳報實貯經上司或接任官查出揭報或別經發覺查係知情故縱者每州縣官題叅照徇情例降二級調用其虧空穀石先於社長名下勒限一年限內全完本官准其開復如各州縣並無知情故縱止是失於查察係零星百石以下將社長究治本官免其查叅如在百石以上將州縣官照失於查察例罰俸一年追賠無着責令州縣代賠若奸頑欠戶社長催討不還稟請州縣追征該州縣市恩寬縱以致逃亡無着即著落寬縱之州縣全數賠補如

州縣交代盤驗或有吏胥借端需索許該社長首告究處倘正副社長一遇有缺即遴選本地端方殷實鄉民詳充毋許多事矜監混充滋弊如此庶州縣官各顧考成不敢仍前膜視可免社長侵蝕冒濫之弊以上四條臣因社穀現已清釐若不酌定章程復恐玩忽廢弛謹摠愚見恭摺具奏是否有當仰祈 皇上睿鑒

請整飭保甲疏 乾隆二十二年

胡澤潢

掌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胡澤潢謹奏為敬陳管見事本年十月內奉 上諭州縣編查保甲本比閭什伍遺法地方官果實力奉行不時留心稽察凡民間戶口生計人類良莠平時舉可周知游惰匪類自無所容外來奸宄更無從託足於吏治最為切要乃日久生玩有司視為迂濶常談率以具文從事各鄉設保甲長類以市井無賴之徒

充之平時並不實心查察雖督撫課有力行保甲之條不
過故套相沿毫無裨益即如馬朝柱案內十餘犯懸緝數
年迄無一人弋獲此保甲不實力奉行之明驗也嗣後務
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視其如何設法編查及考覈責
成之處著各督撫各就地方情形詳悉定議具奏欽此臣
伏請之下仰見我 皇上準今酌古除莠安民之至意
自顧謏劣知識短淺詎能與叅政體贊裨 高深而心
之區區輒用自竭一得之愚敢為 皇上敬陳之臣思
天下者一州縣之所積也各州縣理而天下治矣理戶口
之法莫善於保甲然法久必怠怠久必弊弊者不變則怠
者不振使狃於成法而安之託於空言以振之不過督撫
一牌州縣一票而事已畢矣甚或愚民不得要領必至惶
惑吏胥乘其惶惑必至需索是行法而滋事又不若廢法

之安民也臣愚以為變其弊而振其怠其要有二曰分管
統實戶口而已夫今保甲之必期其行行而必期其善所
謂管統者非牧與令乎然牧令之所以殿最大令之所以
考覈者在乎刑名錢穀而保甲不與焉賞罰之所不及即
視為政治之所無關名存而實亡者久矣豈知戶口為刑
名所由興錢穀所自出乎臣請嗣後大臣察屬賢否宜首
重保甲則責成專矣夫責成專之黜陟隨之州縣官亦安
得而辭之惟是州縣之地大者且數百里小者亦不下百
里欲以一人之耳目周及四境戶知其人人知其數難矣
况所委保甲長又率市井無行之徒疑之莫與任其事信
之或且生其奸處難行之勢而責以必行之效效不可得
而以瘵曠劾者踵相接矣臣以為宜分任佐雜畫界以隸
之選置士人分戶以屬之法在十戶為甲設甲長十甲為

比設比長長以未達之士無士以耆老為之五比為聯設
聯長長以在籍之官無官以未達之士為之五聯設專管
官以州縣之佐雜為之各甲有事若傷殺盜賊類者即日
以次申報其他事之應報者戶以本日告甲長甲長以五
日告比長比長以十日告聯長聯長月移專管官每季申
州縣官州縣官以歲終彙申上司官州縣官歲一巡視覈
虛實考勤惰示勸懲必編所部專管官以季聯長以月比
長以旬甲長以日各巡所部亦如之其有上申下行而逾
期不申不行者分別事之輕重期之久暫罪之應巡不巡
者罪亦如之甲長比長聯長及專管官能化導者以三年
舉能職者以五年甲長陞比長比長陞聯長大吏以其名
上聞無官者予官有官者晉秩專管官晉秩亦如之
若溺職者奪其任罹罪者論如法其功與罪甲長申比長

比長申聯長聯長申專管官論定而申之州縣官州縣官
覈實而申之上司官如是以為分則事簡而易理如是以
為合則法密而不疎矣顧臣猶有慮者計戶設官則佐雜
之員宜增分戶設長則代耕之祿宜給綜而計之費且無
算議者或以此難之臣伏思增官給祿其費有定息事寧
人其省無窮即謂省不償費費多而法行法行而民治策
誠便也且臣讀周禮一書其設官之制大者少而小者多
以小者親民事大者董其成而已矣夫董成者得數賢大
吏足矣又安用此紛紛者為哉即如各省守巡道及府佐
貳率多備員無關輕重苟酌其可省者而省之而即以所
省為所增費畧相當固已轉無用為有用矣臣所以分管
統者其要一也今天下戶口之數由州縣而上之督撫由
督撫而上之戶部者未嘗無籍然不必皆實也往代丁口

有賦隱漏有罰故其數實自丁糧攤入地畝永不加賦故其數不實不實則增而不增減而不減戶非其戶丁非其丁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來役興而不知當役者何人災至而不知當賑者何戶臨事而事事且倍之牧不知州令不知縣欲求稱職得乎臣請每甲以十戶為率其有畸零者均入各甲之內各以遠近為附甲設一冊先書各戶口姓名年貌次同居親族姓名年貌次妻女姓氏年歲奴僕姓氏年貌來歷各書于冊其家之土著流寓舊居新遷及遷自某處其人之有無田地屋產何所執業並詳焉各戶每日如有生死婚嫁產業賣買遠路往返親友宿歇人口增減必以告其長長各如期遞申以達於州縣官州縣官受而核之編為一書申之大吏就中又取無產有產者別為一書又取有業無業者別為一書藏之州縣

此三書者率以歲巡既徧之後增刪修定無漏無誤如是則四境之遙臚於几席以之聽訟而訟不受欺以之任役而役不濫及以之弭盜而盜無所容以之查賑而賑可立辦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者庶幾近之歟臣所謂實戶口者其要二也雖然二要具舉法乃大備二要並舉法有必先分管統先實丁口未實丁口宜先詳烟戶何也戶無數何以設長長無額何以設官顧官與長未設則烟戶之數司其查核者孰為可任將任之原設保甲長乎不可也否則州縣官自任之乎不能也則莫如為牧與令者以禮延致各坊各鄉一人之有望者為之宣布德意俾無瞻顧然後從而任之率百家任以一人令其冊具戶數親呈州縣官及計戶設甲長計甲設比長計比設聯長計聯設專管官行之以漸鎮之以靜吏無所藉手民無所疑

畏而事集矣臣所謂變久弊之法而振久怠之習者其大畧如此迂陋之見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訓示臣不勝惶悚戰慄之至

籌河湖善後事宜疏 乾隆二十二年

張師載阿爾泰

河東河道總督臣張師載山東巡撫臣阿爾泰謹 奏為敬籌河湖善後事宜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會同巡漕臣海明查得東省微山一湖居朝陽湖之下游附近各州縣民田被水咸為會歸本易漲溢近年以來緣江南徐州數十里無隄之處石林口孫家集一帶刷成溝槽奪湖內灌微湖受水益多宣洩無路以致近湖之處俱有被淹荷蒙 皇上特允臣等所請開挖伊河以資分洩自十一月十三日工竣放水以後湖水日見掣消兩岸隄形漸露即被淹地畝亦已涸出三千三百餘頃易沮洳而成沃壤

皆沐 聖主浩蕩之恩從此運道無虞民生丕奠矣惟是臣等悉心酌量議乘此河湖暢流更須急籌善後有應廣去路而節來源者一八閘月河尚應挑濬也查新挑伊河自韓莊以南遍過八閘至黃林莊入運原恐運河消洩不及是以議開伊河在上源固當疏通而下流尤須暢達臣等于開放伊河之時即咨會江省將鹽河雙閘不必照往例堵閉盡行開放使水有去路不致壅滯但微山湖水雖有伊河分洩其運河減下之路全由八閘而河身只此丈尺閘座層層關束恐不能掣消迅捷應請八閘月河再為開挖寬深即日飭委道廳查勘確估分段派員熟壩興工總以重運未到之先通身完竣俾湖河下注更得暢流似為有濟一伊家河壩頭河底尚應接長迎挑也查伊河壩口因未開之先湖尾水勢尚深無須挑挖今開放以後

現在雖屬深通暢流惟憲消水數尺之後河頭以外從前水深未挑之處未免漸見淺溢容臣隨時查看如探量湖尾消水少洩之時即將壩外河底追挑數十丈並請再將兩岸壩頭照雁翅式亦各接長數十丈以資吞納似此分流暢導湖河去路不為不廣臣等通盤籌畫尚有當節其來源使入湖之水稍有樽節然其病不在東省而在江南伏思徐州逼近黃河前入千里金湯無不築隄防衛獨留此數十里無限之處蓋緣當日河底岸高過漲即溢刷衝溝槽分洩正溜不特徐邳民田廬舍在在堪虞即東省微湖被其倒灌每多墊溢之患今蒙 皇上天恩疏浚荆山橋又開伊家河現在微湖積水雖日見消退但事須正本窮源不得不合兩省情形詳加商榷臣等伏查徐邳花莊堆築亂石滾壩以為節制即水至平槽不致過水灌入

微湖者臣等愚見請將孫家集一帶數十里凡有溝槽未經填堵之處逐一探量普律查勘照依花莊做法一體堆砌亂石壩工亦使盛漲節減歸槽則不惟湖水可免盈溢而河底日就衝刷亦可借水改河無虞淤墊實為兩便之道現在 欽差侍郎臣裘曰修臣夢麟俱于徐宿等處查辦工程臣等已一面咨商酌辦並知會江南督臣白鍾山酌商辦理臣等因籌及伊河既開微湖漸消不敢僅圖補偏救弊必須講求善後之方庶源流與尾閘並治節宣與歸宿有資矣

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疏

乾隆二十二年

李宜青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李宜青謹 奏為陸田之疏濬宜先請飭濬水源以弭旱災事竊惟禹甸山川稼穡用興周列井疆溝洫是賴故水利之修率由人力未有坐待天時以

為灌溉或災傷見告而仰賴公上賑恤為長策者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以春夏之交雨澤稀少潔齋露禱為民
請命截漕平糶次第舉行感召祥和甘霖旋沛夫耕婦饁
歌咏 聖德於桑陰隴畔之中亦既歡忭靡涯矣惟是
水旱時數之常聖人不徒憂氣化之乖違而汲汲農事之
修莫先于水利古人宰一州一邑罔不相視荒度以為民
利乃直隸農民未有教以疏導泉源之法遇雨澤愆期則
翹首而問諸天無怪乎比年來偏災多有也臣嘗博詢人
言謂潞防溝遂之法不講而西北之荒蕪半天下有可用
之水而棄置弗事其泉流扃固謂為地實使然過都市而
見園蔬瓜果供民口食豈其無藉於浸灌則知外此水之
隱伏而不為用大都因人之荒畧而致夫歲旱以地之有
水無水分而水又以生人之勤惰工拙異昔宋臣滄州節

度副使何承矩于雄莫霸州順安等處興堰六百里引淀
水灌注踰年稻熟而莞蒲蠶蛤之饒民賴其利夫雄莫霸
州順安等地方即今附近 京畿州縣也雖有邱陵岡阜
亦多川瀆泉源水經註所稱易水滏水並拒馬河等泉紫
繞錯出於遠邇間者不可勝紀使有西門豹鄭國其人
皆成沃壤乎今縱不能轉陸田為水田要之田間自有應
治之水道彼南方水田需渥亦非盡委諸流泉其緣山導
引伐石堰防艱苦備嘗矣是以歲雖甚旱猶堪有獲查乾
隆二年七月奉 上諭自古致治以養民為本必使水
旱無虞方能蓋藏充裕是以川澤陂塘溝渠隄岸凡有關
於民事必籌畫於平時但化導自在有司而督率則由大
吏近日惟甘肅巡撫德沛到任後即以興水利裕倉儲為
請署西安巡撫崔紀亦有勸民鑿井灌田之奏尚能留心

民食知本計之所當先各該巡撫有司務體朕心一切水旱事宜悉心講究妥協辦理欽此欽遵在案是溝渠隄岸先事興修久奉 恩旨乃直隸各該地方官未見修防排通加意浚治以正水路夫不加之意而田饒波澤之潤民有終歲之儲猶可也不加之意而俟時雨之霑濡以長我禾黍翹企官倉之廩粟以無憂歲饑不可也周禮治地之法其自遂而達於溝自溝而達於洫與澮與川無論鄉遂都鄙高原平隰凡屬有田之處悉為溝洫之區今 京師護城河渠暨圓明園河流淤淺處所現在一律挑挖以宣水土之氣既已畚鍤具興溝涂錯互由是以推所在被旱之地踵而行之非有難也 京府大都萬方軌則乃水源湮塞坐令歲歲憂旱而頻賑屢蠲時勞 聖慮應請 勅下直督於未稼登場後遴選精明強幹之員會同

被旱各州縣按地勢高下察水源近遠其有故陂築遺蹟可尋而特淤塞者則復治之或接近水次則開渠以引之故有民各以力自治者有合衆力修治者大要總令業戶出食佃夫出力內有工程重大非民力所能辦查旱災之後將來有應行賑卹之處則以工代賑俾窮民得所藉以自食於官古稱大役任衆者是也夫以民之力還治其民之事其勢本易行而先治水泉之近且易者遞及水泉之迂且遠者則其道要而不煩再直屬遇大雨時行近河村莊率多淹浸即官道大路水常三四尺不等車馬難行至低窪積水處經年未涸末由種植若設法開挖溝渠則宣洩有路且可蓄水以備他時之用其為利不既多乎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遵行

易事若一戶之中大小男女逐一造入更有所難即能全數造入一口不遺而人口消長及贅婿僱工夥計親友倚去來無常亦難拘定隨時更換不但官吏繁瑣於民間尤滋紛擾愚民易惑難曉胥役乘機需索更難防禁即不憚煩另將各戶人口一一造入而甲長稽查不力每戶之良頑莫辨空空懸一門牌亦屬無益臣愚以為保甲原係古法今日行之在於師其意不必泥其迹在於簡易而可循無取煩瑣而滋擾其門牌不在一口之不遺而在每戶皆有稽查之甲長其甲長不專為查造門牌而在時時稽查各戶之事謹就見聞所及斟酌損益一一陳之

一門牌止列家長姓名生理附註成丁男幾名其婦女幼童不必列入紳士亦給門牌幼童俟成丁然後列入紳士每歲給門牌一次一年中戶口如有分析消長去來均於

正月農閒時甲長開付保長報官聽官於冊內添改另給門牌不必另行造冊如此則每戶皆有甲長稽查戶口數少而為地近易於查察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就近稽查不難得知固不在每戶之多一口少一口也

一十戶為甲設一甲長十甲為保設一保長十戶中如有可疑之人不法之事甲長查知止須報知保長聽保長報官不必令甲長到官奔走失業甲長即于十戶中充當保長即于十甲中充當甲長取其比戶就近不必定須明白能幹正惟愚魯不能作弊不敢庇匿至於保長則取其曉事而能奔走見官者也

一甲長稽查十戶務須時常向十戶查問告戒不可容留匪人滋事如窩賭窩娼私鑄私銷及夜聚曉散之邪教為匪有名逆犯十戶中有一于此難瞞比戶而居之甲長甲

長不難知之而不報事犯定于連坐不可稍為寬貸至於初犯竊盜乃曖昧之事甲長難於查察而不能約束事犯免其連坐如係犯案之積匪巨盜出入無時或夜去早回或先貧驟富跡有可疑甲長亦須查報違者並究此外查報命盜勾攝人犯催辦官物等事概不必連累甲長庶甲長有以自全不致因人受累奔走失業也

一保長十甲之中選充凡甲長報到可疑之人保長立即報官不許隱匿沉擱凡地方逃盜人命及官司下鄉相驗均係保長伺應不得波及甲長凡稽查十戶不法之事可疑之人專責甲長不責之保長各有責成庶無牽制

一承充甲長仿照催糧戶首現年排年之例即於一甲中十戶輪當寡婦有子成丁者皆可充當紳士有親屬僱工亦可充當或一年一換或半年一換以均勞逸每甲長另

給總牌將十戶載入並應查窩賭等事載入更換時即以總牌為交卸

一每甲十戶如聚居者多則十餘戶二十戶亦可編為一甲總須取其比閭就近早晚出入相見易於稽查保長亦取其就近不得於數十里之外遠隔遙治保長不拘年分聽地方官隨時選充犯事革退另選

一地方官下鄉抽查門牌掛一漏萬即一家之中有一口出外即不能查核多寡所以各省抽查門牌亦屬有名無實也惟令地方官每到一村傳到甲長將甲內有無不法某某事當面詢問嚴切告戒則甲長因官司之吩咐益加警惕十戶因甲長之稽查共知警惕戶戶知某事之不可為有一番稽查即加一番勸戒矣以上謹擬各條似不必每戶之一口不遺而每戶皆有甲長之稽查甲長隨時出

入相見皆可查問其稽查之事又皆易見易聞不致有難
於覺察不能約束之苦有事止保長稽查不必到官更無
奔走守候之累甲長既當則勞逸自均衆擎易舉不慮甲
長之難得其人保長無稽查控報之權止令伺應奔走之
事似已得保甲之遺意不必襲保甲之成跡既執簡以御
煩亦循名而責實臣愚見如此是否可採伏乞
皇上
勅部一併議覆施行

籌蓄駱馬湖水以濟重運疏

乾隆四年

楊錫紱

漕運總督臣楊錫紱謹奏為河南駱馬湖水宜講求收
蓄以濟重運事查江南運河自臺兒莊至楊家莊黃河口
門計程三百里水無來源前人經營措置上段則資微山
湖湖口閘之水中段則資荆山橋出彭河口與盧口出徐
塘口之水下段則資駱馬湖之水是以雖值水小之年而

有所恃以無恐今歲重運北行一至古城溜即處處淺阻
蓋駱馬湖蓄水無多非江廣船至湖水不敢多放則下段
之接濟無資矣荆山橋不通而彭河口斷流盧口築壩而
徐塘口無水則中段之接濟無資矣所恃者僅一微山湖
湖口閘之水古人以之接濟上段者今併資之以接濟中
段下段一線之水流經數百里其不能充裕亦勢所必然
也然就今日形勢而論荆山橋淤墊已高勢難再行疏浚
使水出彭口惟駱馬湖水多行收蓄以接濟下段實為緊
要但此湖之水由六塘河入海關係於海沫民生田廬者
甚大洩與蓄堂並籌其至當而後兩利無患臣愚以為或
於湖之尾閘洩水入六塘河處建築滾水石壩酌定流水
若干尺寸即可濟運餘則盡從滾壩洩出此一策也或每
年四月糧艘北上之後全開尾閘候七月間山水已過即

全閉尾閘蓄以濟運此一策也或秋後不甚發水存蓄無多則於冬月將柳園頭以下運河之中築攔水草壩使上游山東開河流來之水全蓄入湖以濟運此一策也又靈口之水本通徐塘口每歲重運經過或於此設法引沂水以通徐塘口則運河中段兼資接濟亦一策也合無仰懇
聖恩勅諭江南河臣悉心相度通盤籌畫酌議兩利之法立為一定之規則運道生民均有攸賴矣

請立稽詞訟之法以端士品疏

乾隆二十四年

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江蘇學政臣李因培謹奏為請立稽察詞訟之法以端士品事竊照士品莫善於不爭莫不善於健訟訟在編氓者尚欲靖其糾紛訟在衣冠者詎可聽其滋蔓江蘇人稠事劇小民既樂興訟端破家不顧而通屬生監良桮各別往往以雀角細故投遞公門候拘審於隸

役之間雜子衿於匍匐之隊爭長角勝恬不為恥有司案牘既繁不能以時聽斷或一案未清一案復控或舊事翻新新事砌舊或插身代證故入案中或包攬作詞指訟料理或因查覆而事權暗操或以情虛而避審宕案此等生監業荒於刀筆品壞於訟庭情偽千端公牘盈几向來各屬訟師內均有不肖生監而多事健訟者又無處無之臣到任以來屢加察訪備得各訟師主名劣跡或飭府拏究或告發提審近已漸知斂迹惟詞訟事隸有司無憑稽攷遇有上控之件及訪聞平昔犯案者飭提各卷查核內有一人而歷訟數十年一事而翻告十餘載者有一人積至數案及數十案者有一年數月之間分頭控告數案及十餘案者有司或審斷不公或息而不審或情罪已明姑息率結或旁生枝節牽連不休致該生等毫無忌憚視訟為

戲若非弔到原卷則此等情偽臣何由知夫 國家所以
約束士子者學臣教職而已今查詞訟本地方官之事即
有關行止如姦賭盜逃等案苟非拘審發學教官尚無從
得悉況事起戶婚田土往年許告教職既不得越俎過問
而該州縣等又不能正本清源或反庇豪監而縱劣生則
風俗人品何所底止臣再四籌酌若非設立稽覈之方則
逐案辦理易涉繁碎竊查舊例原有門簿一法每歲由學
臣印發州縣凡有生監出入填註申繳揆其立法之始亦
為士品起見但出入者既不肯自登即登註亦不知其出
入何事日久漸成具文是以於酌歸簡易案內議令刪除
在案今江蘇詞訟之多實與他省情形迥別臣愚請畧做
門簿之法變而通之改立稽訟一簿內如蘇松常鎮揚太
通等處訟多之地每季設立一本江寧淮徐海等處稍簡

之區每兩季設立一本簿內挨順月日著為定式每歲由
臣衙門於封印前預將次年之簿印發各州縣責成各承
發吏存貯凡一曰內自理詞狀及上司批查案件有事干
生監者無論係原被証佐均摘出簡明事由及准駁批語
開註於前簿尾更將何月日審結何案亦摘簡明讞由登
註每屆季終該州縣核明並無遺漏將簿會學鈴印具文
申繳其有應註不註或註而不實別經告發核有情弊者
即提承發吏重處州縣酌予記過臣衙門將此簿細核內
除事本理直情非得已例准告理外其武斷把持包攬作
狀事關行止及刁告不已老於訟事慣作詞証等案分別
應提審者提審應查革者查革至州縣官或姑息養奸或
果有冤抑不為伸理亦可查叅催結如此積日累月叅互
稽考則士品之良楛了然在目無事訪查而優劣自見並

足以驗有司之賢否清訟獄之糾紛較諸門簿空填出入似覺切實有用但事關創始相應繕摺請 旨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請豫籌搜捕蝗蝻疏 乾隆二十四年 史 茂

京畿道監察御史 臣 史茂謹 奏為敬陳芻蕘仰祈

睿鑒事竊惟事必豫而後能有功物必備而後可無患今

歲江南山東等省飛蝗偶發上廛 宸衷 欽命大

臣星馳督視並查明飛蝗初起之地嚴叅重究仰見我

皇上整飭吏治痼瘼民瘼之至意伏思蝗孽飛揚為害

最烈追捕不力處分最嚴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滅種

凡屬地方官無不周知而往往官罹嚴譴民受蟲災貽禍

於鄰封而莫救追悔於事後而無及者其故何也蓋捕蝗

蝻非鹵莽草率而為者也未發塞其源既萌絕其類方熾

殺其勢是故生長必有其地蠕動必有其時驅除必有其

人撲滅必有其器經畫必有其法乃人多狃於目前而忽

於遠慮當冬春無事有一二老成歷練之人言及蝗蝻為

害宜早為籌辦未有不以為迂緩者平日漫不經心而一

旦聞有蝗蝻則茫然不知所措意無成見事無頭緒東奔

西馳踟躕遲延以致飛蝗四布莫可挽回夫蝗不常有而

地方官不可不時存有蝗之虞故必於閑暇無事之時為

未雨綢繆之計臣伏查搜捕蝗蝻款目備載羣書謹採輯

八條敬繕清單恭呈 御覽仰請 皇上勅下直隸

江南等省督撫各就本地情形詳悉妥議轉發各州縣飭

令於閑暇無事之時將地之宜勘時之宜審人之宜備器

之宜裕法之宜修者一一預為籌畫則先時而整頓妥協

自當幾而辦理裕如又何至飛蝗為災有害田疇臣所謂

預則有功而備則無患者此也抑臣更有請者定例州縣報有蝗蝻該管上司即躬親督捕法至善也惟是地有蝗蝻則民擾地方官適際此時則官累該上司宜加意防維曲為體恤一切供迎不可責備跟役減少無令夫馬借備民間家人衙役厨轎等夫實心嚴查勿許暗中勒索則官民得專心撲捕不致旁念紛雜矣

請正文體以移風教疏乾隆二十五年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臣李因培謹奏為

奏請

聖鑒事竊臣自到浙江任後業經兩月有餘體察學校情形檢閱舊日案牘大抵浙西杭嘉湖三府連接江蘇風俗相等其人清柔畏事好議論多機巧其民之秀者喜為文辭然華而少實憲其喜新好異不衷于理至浙東除寧紹二府畧同浙西外餘則漸趨樸質然山高水駛其人多

尚氣褊急陋隘憲其粗率而撓法此通省士氣也至文風則浙西不足者根柢浙東不足者文采因其所短而變化之原非朝夕之事臣伏讀

皇上釐正文體

諭旨

所以責成學政者至重敢不竭臣之愚鼓舞裁成但念轉移風教之權要在賞罰分明然後足以攝其耳目而使之變今士子所以應試之文大約揣摩近科坊刻墨卷沿訛襲謬期足弋取科名而已是以為學政者非不以先正典型諄諄訓誨而常不勝其倖中之念且向來惟荒疎悖謬者始置下等苟其才氣可觀即語言疵病姑置勿論今既欲導之於清真雅正之路必先絕其不率之心以堅其向往之志臣愚請於歲考時遇有離經畔註放誕僻澀之文即才氣橫溢其心氣必險躁不根宜即置之下等仍將卷內疵類之處於發落日給與諸生公閱當堂訓飭以示懲

戒此等好為僻語者大抵聰明才華好奇而不務正之士如此以示之恥不患其不日趨於正況浙省之人轉移甚易感 皇上殷殷造士之盛心自必沐浴變化文體一正人品心術自必漸淳臣謬見如斯未知是否伏祈 皇上訓示施行

籌回民墾種安集疏 乾隆二十五年 楊應琚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奏請派撥墾種以濟臺糧招集散亡以收地利事竊查南路一帶現在各處俱有 欽差大臣分註辦事安設臺站馳遞奏匣臣沿路留心 察看見闢展以西各臺近北山有路可通者於原設兵丁外又有護臺回民三十人其臺兵口糧係在就近所屬各城自行支領相距或一二站以至六七站不一較從前在 闢展等處遠行運送固屬便易但各處臺兵因缺馱運牲

畜步行背負殊覺艱難查自哈拉沙拉以西各臺近水可 墾地畝尚多亦間有溝渠堵堡而臺宇撤毀者原係回民 在彼住居墾種緣準噶爾賊衆殺掠於前逆酋小和卓木 搶劫於後以至空虚今妖氛掃蕩如庫車沙雅爾賽里木 拜阿克蘇等處回民業已均平宜賦而自哈拉沙拉以至 庫車中間庫爾勒等四處復有新遷多藍回衆臣愚以為 各處臺兵口糧除回民未及收割以前仍照舊赴各城支 領外今歲收成以後即應飭知各該伯克等核明各臺官 兵數目於應支糧內就近支給所支糧石即於應支總數 內扣除似覺更易至附近各臺暨臨近大路地畝飭知該 伯克等詢問回民有願墾藝者令搬移前往及時開墾臺 有居民則望衡對宇聲勢聯絡無需派撥護臺之人地皆 樹藝則收成播穫領支愈便無俟更需費給之煩且臣查

南路臺站馬匹每歲屢經更換輒致疲羸現有不堪施用者蓋緣南路非產草之區日啖蘆葦鮮不疲斃倘附近田疇則穀桿豆楷悉資捩食大麥粟穀咸可飽騰是於馬匹亦有裨益又逆酋作孽以來回民部落流移遷徙臣見各處空堡頗有列樹成林垣墻周峙而廬舍傾頽坟墓壞裂往往數百里內絕無人煙近山之處虎狼之跡交錯臣現移咨各處辦事大臣如有逃避逆酋遷移他處及被其殺戮無人承業者田畝園林悉數查明諭各該伯克頭目曉示回民以我皇上愛民如子內外一視且天朝法紀甚嚴凡臨大路臺站爾田爾宅可以常保厥居無有擾累者俱令照舊耕種住居庶於臺站有濟而回民亦漸臻康樂矣

請准臺民搬眷並嚴偷渡疏

乾隆五年

二十

吳士功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奏為請廣臺民搬眷之

例並定有司失察偷渡之處分以安民生以靖海疆仰祈

聖鑒事竊惟我朝德威遠敷薄海內外共沐

恩膏如臺灣府屬一廳四縣歸隸版圖將及百年

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暨我皇上聖聖

涵濡久成樂土居其地者俱係閩粵省濱海州縣之民俱於春時往耕西成回籍迨後海禁漸嚴一歸不能復往其主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移眷屬另娶番女恐滋擾害經陞任廣東撫臣鄂彌達具奏凡有妻子在內地者許呈明給照搬眷入臺編甲為良人人有室家之繫累謀生念切自然不暇為非更令有司善撫教之則知感激奮興安生樂業旋經議行在案嗣於乾隆四年前督臣郝玉麟以流寓民眷均已搬取即有事故遲延亦屬

+

無幾請定於乾隆五年停止給照續於乾隆九年巡視臺灣給事中六十七等具奏以內地民人或聞臺地親年衰老欲來侍奉或因內地孤獨無依欲來就養無如例有明禁因甘蹈偷渡之愆不肖客頭奸艍將船駛至外洋如遇荒島詭稱到臺促客登岸荒島人煙斷絕坐而飢斃俄而洲上潮至羣命盡歸魚腹因礙請照之難致有亡身之事請仍准搬眷經部議令該督撫確查定議前督臣馬爾泰等會議具題俱如所奏十二年五月督臣喀爾吉善以前奏未定年限恐滋弊混請定限一年之後不准給照自此停止以來迄今十有餘年凡有渡臺民人禁絕往來不能搬移現在漢民已逾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之身居內地者正復不少向之孑身過臺者今以墾闢田原足供俯仰矣向之童稚無知者今已少壯成立置有田產矣若棄之而

歸則失謀生之路若置父母妻子於不顧更非人情所安故其思念父母妻子冀圖完聚之隱衷實有不能自己以致迫不擇音甘受奸艍之愚弄冒險偷渡百弊叢生伏查乾隆十七年原任臺灣縣知縣魯鼎梅纂修臺灣縣誌紀云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急欲赴臺就養格於例禁羣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舟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汎口覺察奸艍照律問遣固刑當其罪而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矣更有客頭串通習水積匪用濕漏之船收載數百人擠入艙中將艙蓋封釘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如腹比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趕騙離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適漲隨流漂溺

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罔顧行險相率陷阱言之痛心
臣思愚民之被害奸艘之肆惡其言鑿鑿可據且與乾隆
九年巡臺給事中六十七等原奏不謀而合該知縣魯鼎
梅身蒞臺灣見聞自確載之邑乘考訂非虛臣一載以來
留心察訪實屬確有之事然卒未有因陷溺而告發者緣
事在汪洋巨浸人跡罕到之地被害者既已沒於波臣倖
免者亦緣自干禁令莫敢控訴故偷禁雖嚴而偷渡者接
踵臣與督臣俱令先後查拏或偷渡未成而被獲或出港
遇風而返回計自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起至二十四年
十月止一載之中共盤獲偷渡民人二十五案老幼男婦
九百九十名內溺斃三十四人其餘均經訊明分別送回
原籍其已經發覺者如此其私自過臺在海洋被害者尚
不知凡幾伏念內外民人均屬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

匪者悉出隻身之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
母妻子之係戀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
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叠有給照搬眷之請也及奉
准行過臺之後亦未有在臺眷口滋釁生事者蓋民鮮土
著則有離去之思人有室家各謀久安之計乃因良民之
搬眷禁以奸民之偷渡致令在臺者因羈逆旅常懷內顧
之憂在籍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內地老幼男
婦焚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至鋌而走險畢命波濤非
所以仰體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 臣受 恩
深重身任海疆伏見 聖主愛養黎元惟恐一夫不得
其所為之謀安全計久遠者無微不至稔茲過臺良民尤
屢 宸衷垂注 臣既深知臺民搬眷事非得已而奸艘
之偷渡貽害無窮實有不得不直陳於 聖主之前者

合應仰懇 勅命定議嗣後除內地隻身無業之民及並無嫡屬在臺者一切男婦仍遵例不許過臺有犯即行查拏遞回外其在臺有業良民果有祖父母父母妻妾子女子婦孫男女及同胞兄弟在內地者許先赴臺地該管廳縣報明將本籍住處暨眷口姓氏年歲開造清冊移明內地原籍查對相符覆到之日准報明該管道府給與路照各回原籍搬接過臺其內地居住欲過臺探親相依完聚者即先由內地該管州縣報明造冊移明臺地確查覆到再由督撫給照過臺仍責成廈門海防兩同知並守汛武員凡遇過臺眷口出入均須驗明人照相符合准放行否者將該管官查叅議處汛口文武失察徇隱一并分別處分其隻身無業之民並無親屬可依客頭船戶包攬偷渡者仍照例嚴禁查拏再愚民之違禁偷渡雖由奸徒之

引誘亦由各該管地方官平素失於化導稽查所致嗣後海口查獲無照偷渡男婦解回本籍者可否按人數之多寡將原籍州縣酌與議處永為定例庶良民得循請照之例不敢徼倖行險免受奸艘之貽害而地方官顧慮失察考成自必勤加化導既使禁止令行奸良有別復得法良意美防範嚴明似與臺地之海防民生均有裨益而我皇上浩蕩深仁洋溢中外與海若之含宏光大同其悠久無疆矣

請嚴海口稽查疏 乾隆二十五年

李治運

浙江按察使革職留任臣李治運謹 奏為請嚴海口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事竊照浙省洋面與江南福建連界往來千里朝夕可通向惟遠方貿易諸船到口稽查難容雜混其餘附近商民揚帆出入最易藏奸小者割網偷魚大

者劫財掠貨雖有防汛員弁巡哨而在洋搶劫之案竊發時聞備查各處破案獲犯俱係沿海窮民充當船戶水手各出微貲夥同造駕或越山樵採或泊海收鮮雖踪跡靡常然總不出三省界連各口定例凡造船隻將船戶姓名籍貫編烙艙板出洋復給與照票將舵工水手人等詳註姓名年貌凡所過島嶼有營汛駐劄者驗明照票方始放行立法非不周密然此特驗其是否內民並船內有無透漏糧食夾帶硝磺等類祇究其所出不究其所入而於各船之貨物資財有無來歷一切無從過問因而採樵之徒忽裝異貨收鮮之輩遽擁厚資苟其所至之處稍能核對則伊等匪情立破臣請嗣後除遠省本有商船仍照舊辦理無庸另查外餘凡附近出洋船隻於領照時務將作何生業切實填註於到口上岸時令稽查官弁將其所載貨

物逐一查驗凡照內所填不應有此貨物者即交地方官嚴加根究即使來歷有因亦必詳登檔簿各處倘有失事飛即開具失單關傳各口其日期貨物與檔簿相似者自可立時獲訊即如收鮮一業有張網下釣之分釣船無網專慣竊人之網若於照票填明釣魚字則所有之網定知竊取他若魚船而有細貨樵船而有鮮貨更屬顯而易見近日平湖縣破獲浙省洋界行舟被劫一案盜犯錢再等二十名俱係浙江買柴之船黃巖鎮標遊擊黃天球破獲江省洋界擱淺被搶一案盜犯林炳等數十名俱係閩省捕魚之船所得關東貨物並皆盈千累百之本窮徒安得一朝有此覓線跟踪實由於此今若將出洋給照填註於前到口驗貨核對於後則海船踪跡總在各口指數之間於以著為定例通飭恪遵庶期海洋劫搶之案漸可以肅

清矣

籌稽察海洋漁船疏乾隆二十五年吳士功

福建巡撫臣吳士功謹奏為參酌例案立法稽察漁船以安商旅以靖海疆仰祈聖鑒事竊照濱海一帶漁船出沒逃盜潛踪最為商民之害必須查明各船實力整頓編排互結書號帆檣稽察出入始不致藉名漁船出外為匪臣於今春出巡漳泉沿海地方周行察視得悉海上情形與司道府縣熟商妥辦茲據酌議前來臣復詳細確議參酌舊時成例確按現在情形將應行查辦事宜敬分晰為我皇上陳之

一漁船應取船主澳甲保結以清源頭也查船上水手多屬貧窮而船主尚多殷實所雇舵水之奸良難瞞船主之耳目應令嗣後漁船於赴縣領照及高船改換漁船時先

將船主取具挨隣澳甲保結然後令船主慎雇駕船水舵開具年貌出具各水手不敢為匪切結送縣核明開列入照並取十船連環互結存案於春冬季出口之前移知各汛口員弁查驗放行如年貌不符必係頂名即行嚴究倘出洋搶劫一船為匪餘船連坐餘船能將為匪船戶首捕到官者免其坐罪如船主及原保結澳甲不早首報者一併嚴處俾船主人等知所整頓不敢盜雇匪人其有將船給與伯叔弟兄子姪親友代駕出海者並取代駕出海族鄰甘結令船主赴地方官呈報立案其船中需用舵水總責成本船之主覓雇結報俾有專責則源頭一清為盜之風可息矣

一漁船出口逾期不還應責澳甲船主查報也查漁船赴浙省採捕春冬出口本有定期春海以立春後赴縣換給

牌照配載課鹽於三月中旬四月下旬出口至五月七月
回棹冬海以九月間出口於年底回棹但向來逾期不還
未定查報之例因得逗遛在洋致滋事端漁船回棹雖有
先後不同而駕往採捕多屬連踪而出其未回各船何處
逗遛連踪必知應責令澳甲船主向首先進口之漁船查
明未回船隻現在何處因何未回自行寄信促歸倘屆期
不還即稟知地方官移查沿海營汛押逐回籍倘澳甲船
主逾期不行查稟以致在洋滋事為匪併將澳甲船主分
別治罪如果係風汛不順訊明取結釋放其有小船在本
澳採捕朝出晚歸者亦責澳甲稽查總今朝出晚歸如逾
時不行歸澳許澳甲即行稟究違則並治澳甲之罪則往
返各有定期稽查益為嚴密

一漁船攜帶貨物應加稽查以防來歷不明也查漁船原
止採捕魚鮮非比經商貿易向無綢緞皮張以及遠方貨
物即或偶有帶回亦應令赴買貨之地方汛口驗明給單
以便沿海遊巡官弁及守口員弁查驗如單外另帶多貨
即移縣查明來歷倘沿海哨船及汛員查驗不實或受賄
徇縱一經發覺照例叅處

一商漁船隻應於帆檣大書名號使奸良易別也查定例
福建省商漁船頭及大桅用綠油漆飾於船頭開列字號
用紅油漆字等因巡閱漳泉沿海各處目擊在海各船帆
檣顏色黑白不一而字之大小有無亦無一定臣竊以為
帆檣書號原期海上往來一目瞭然匪船姓名無所隱諱
則彼有所顧忌不敢公然為匪應請嗣後帆檣編號字色
不必拘定如帆檣之本色青黑者即書粉字如帆檣黃白
色者即書黑字務依船照原編字號書福建省某府某縣

某號漁船戶某人或商船戶某人字樣於船檣兩腋大書深刻每字長濶一尺帆上每字長濶二尺漆以黑白顏色飾以桐油則字可耐久如日久模糊即從新書寫油飾務令遠望瞭然俾沿海汛口查驗船隻文書上各衙門及出洋舟師便於稽查如無字號而船照不符者立即根究緣由如係賊船即行擒捕毋使免脫則船隻所到之處無論閩省外省俱有文武官員查驗匪船無從溷跡即或行強搶劫而事主又能默記帆檣字樣報官追捕海洋雖大奸匪無從托迹矣

以上四條臣謹參稽舊例復確按情形悉心商酌期於法歸簡易行之不煩而實效可為俾海洋寧謐以仰副我皇上除暴安良之至意

請禁州縣濫掣車船疏 乾隆二十五年 丁田樹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丁田樹謹 奏為請嚴州縣濫掣車船之禁以安商民事竊惟我 朝自丁糧歸於地畝凡有差徭從不絲毫累民是古所稱力役之征今已並無其事如我 皇上巡幸所至以及辦理軍需所用車船百姓無不踴躍奉公乃必按程按日給以價值並計其守候空回格外優恤猶且於經過地方屢頒 恩詔免賦緩征蓋愛民若斯其至也近見州縣衙門每於上官之迎送同寅之往來親戚友朋之過從甚至私遣家丁私搬貨物動輒出票封掣車船計所發官價不過市價之半而守候空回概置不問民間懼以抗回獲罪俯首承應甘受賠累其尤甚者奸役一得此票視為奇貨可居凡鄉鎮有車船之家挨門索詐有錢則賣放無錢則拘掣或已拘掣多日得錢仍復賣放及官催期迫則搜人於途棄貨於地封其車

船應之以致旅人阻遏而難行商販聞風而裹足凡物價驟至高昂辦公多所掣肘未必不由於此如去歲楊村地方因預辦漕艘剝船致將商船久羈客貨露積重屢皇上睿慮欽差經理其明驗矣然此猶辦公不善非以私事滋累也頃良鄉地方聞有縣役稱奉公差挈車暗行索詐有過客駝騾被其攔路挈去將行李並銀數百兩拋擲道旁又聞天津地方車輛多被縣役封住車戶必先賄縣役乃得另雇致上京車輛騰貴倍於從前其他州縣類此者恐所在多有總由私挈車船尚未嚴禁是以奸役得借名滋擾臣請嗣後州縣官惟承辦大差及委運官物許其預備車船仍不得尅扣脚價濫差需索此外私事但照市價僱覓概不許濫出差票擅行封挈違者從重叅處如此則胥吏無從借端而商民可免擾累人情既無畏阻而辦公益可刻期矣

皇清奏議卷五十一

皇清奏議卷五十二

請備特懸鐘磬疏 乾隆二十六年 允祿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等謹 奏為請備特懸鐘磬以崇樂

制以紀 豐功事竊惟禮樂際熙洽而益隆制作合治

功而大備臣等伏查金石為八音之綱紀故笙鏞擊拊著

美虞廷雅頌所傳三禮所載簋業之制班班可考孟子論

集大成之樂亦曰金聲玉振朱子註云八音未作先擊鐃

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闋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所謂始終條

理者也自漢以來隋唐宋遼金元各史樂志俱載有鐃鐘

特磬惟明代樂懸未興嘉靖時太常寺卿張鶚建言請設

特鐘特磬以為樂節因黃鐘律度未得遂不果造洪惟

聖祖仁皇帝天縱神聖考定黃鐘十二律呂真度

御製律呂正義折中精當八音俱經釐定惟鐃鐘特磬詳

其說而未備其器若以時將有待而貽俟同揆也仰惟
皇上德協勳華功崇繼述 欽定律度聲歌均歸盡
善茲者承 兩朝未竟之緒建亘古未有之勳漢庭月
竈二萬餘里並入版圖奉正朔誠千載一時之盛軌也適
當西師奏凱西江古鐘應時而出廷臣疎於考訂未詳所
用經我 皇上聖明指示定為鐃鐘並申鐃鐘編鐘之
辨正註疏之異同闡鐘律之精義 大文宏論啟詔愚
蒙復 命臣等遵按 聖祖仁皇帝欽定黃鐘真度
上下損益鑄為鐃鐘十二 御製銘詞昭示無極臣等
幸際 景鑠實深忭舞竊以條理宜備始終金聲必兼
玉振方今和闐奉賚材叶鳴球洵當與泗濱所產同資戛
擊應請仿周禮磬氏甸博股鼓之法製造特磬十二簋與
鐃鐘俱為特懸以備中和之盛其樂懸位次奏樂儀節臣

等詳考古制鐃鐘在東居編鐘之左特磬在西居編磬之
右此後每遇 慶賀 朝會大典設應用本律之鐃鐘
特磬各一凡樂作起祝後鐃鐘一鳴編鐘繼之樂闋擊特
磬一乃奏致其 壇廟大祀並依應用之律各製鐃鐘
特磬一簋以昭美備如此則古今胥協韶護同和矣
請定秋審章程疏 乾隆二十六年 金德瑛
左都御史 臣金德瑛謹 奏為請酌定秋審章程以歸實
效事 臣竊惟秋審之制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所以矜慎民
命詢謀僉同與衆共棄之義也屆期各官於朝房東西分
行坐陳招冊於前刑部書吏二名分南北侍立在北之吏
先按一省名冊依次唱某囚係舊事係新事稍徐曰某囚
情實緩決可矜在南之吏續唱亦如之遇有高酌則停唱
以俟凡已經秋審者謂之舊事現入秋審者謂之新事此

定規也招冊繁多限以旬餘竣事計每日不下四十冊案幾盈千雖張巡之默識強記未易優裕為也又况獄情律例毫釐千里非可徒誇敏速乎在情實可矜二條本自無多其餘盡入緩決而陳案又居十之八九所以從來之改重者多在於新事有所商酌僅可數語而定容有未盡所懷而模稜遷就者若一人一案爭執遲久則後案之壅滯愈甚矣其經近年秋審而改者間有一二而積年緩決罕能軒輊於其間其理固難於更張其日時與精力亦不暇周及也然則列坐以聽胥吏唱宣之一過毋乃沿襲具文而無實與仰惟 聖主訓勵臣工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凡事俱歸簡易則秋審尤宜通變使得專心精審於近事之為實際也臣愚以為嗣後巡撫每年仍舊造全冊送刑部存案以備稽考而刑部分散九卿招冊惟以三次秋審

為斷蓋由臬司而巡撫而三法司初獄已致慎矣至於九卿集衆思益加詳焉况經三審緩決而猶待後此之勘定是反覆何時乃成讞也九卿雖有易人獄詞終不可變惟有長幽囹圄偷生畢世所希冀格外者每遇 國家十年

慶典庶沐

恩綸重瞻天日亦裁自

聖心特

下刑部而衆卿弗與焉是則陳案可省而近事更得盡心詳審雖從容往復不虞淹滯是不啻一日之中展二三時之限此臣所謂歸於矜慎之實際也請 皇上勅下刑部將三年來考之每年於近案中改定者幾事於積案中改定者幾事分別具奏則孰為具文孰為實際盡在 聖明一覽之下矣至於刊校招冊減幾大半上節 國家有用之財下恤秋曹繁劇之力而九卿兼有餘晷治其本署之公事其為利便亦匪一端也

議秋讞疏乾隆二十六年

竇光鼎

副都御史臣竇光鼎謹奏為敬抒管見仰祈睿鑒事竊臣於秋讞兩議時刑臣密奏摺內稱臣於法司會稿以己意簽商有未經盡題各案臣理合即行回奏第以簽議未定尚待高權未敢遽瀆聖聽今刑臣執守成案而臣復據律例所見不能盡合則臣前後簽商各案同異緣由有不得不據實聲明者臣自今歲三月至八月與刑臣陸續簽商其有關罪名出入者計十二案而盜賊事主之案居其八如湖廣司唐成添戮死賊首張得衛一案則以臨時行強之賊犯而誤依竊盜未得財律擬笞以格殺盜首之事主而誤依罪人不拒捕律擬絞如浙江司陳永桂等毆死吳郁元一案則以賊首糾眾奪犯殺人而誤以罪人拒捕論擬又直隸司賊犯劉老等拒捕戮死無名

人一案安徽司賊犯楊德士拒捕及傷事主妻女一案則皆以護贓格鬥殺傷事主之犯而誤依罪人拒捕科罪此皆臣據律簽商而刑臣已依簽改駁者又有山西司賊犯杜九思拒捕一案臣以賊首杜九思與弟杜九維棄牛逃脫事主並未追及乃聞夥被獲復轉回獲奪立斃事主與情急圖脫者不同簽商一次隨據刑臣簽復以為棄財即屬合例臣亦即行畫題矣又有山西司事主曹守仁一案則以賊犯張永賢黑夜行竊而拘執毆打致死又有福建司事主蔡朝一案則以不知姓名竊賊拘摸財物護贓拒捕而毆打致死又江西司事主黃魁成一案則以賊犯曾辛發竊牛拒捕而毆打致死皆例應杖徒之犯而誤引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以鬥殺論律擬絞此臣與刑臣往復簽商而未有定論者臣謹按罪人追捕律本為

官司差人拒捕犯人而設若竊盜臨時拒捕律有正條惟棄財求脫之竊賊及盜田野穀麥准竊盜免刺者始依罪人拒捕律科罪皆減等論擬者也若賊人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致死則比照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致死者律杖一百徒三年惟在曠野白日摘取首宿蔬果等類始依罪人拒捕科罪以其為物細微不同貨物不得竟以竊盜論也若竊盜持杖拒捕則官差事主鄰佑均得依律格殺勿論而拒捕不持杖者在竊盜則有邊衛充軍之本例在事主則以毆打致死一語該之蓋以事主拘執而擅殺罪止杖徒則拒捕而殺更不待言其不更議減等者所以防擅殺重人命也近來各省問刑衙門以罪人所該者廣多援罪人拒捕罪人不拒捕以為通用活例又以竊盜拒捕而被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皆以鬥論遂於律

應斬決斬候之賊犯致有輕縱而例得勿論及罪止杖徒之事主並擬絞抵半年之內已有數案臣各據本例與刑臣簽商而唐成添等四案其誤出於偶然是以刑臣從臣之說易曹守仁等三案則各省成案援引本有參差向來多屬照覆是以刑臣從臣之說難抑臣謹查夜無故入人家就拘執而擅殺律註云防姦盜之釁故寬擅殺之罪又云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鬥殺論不同者罪人已屬在官人犯此則雖就拘執非在官之人情有各別所以罪不一律則兩律輕重懸殊不得牽引其說甚明若以竊盜拒捕而擅殺比罪人不拒捕而擅殺求之律例實無其文也臣再三商求其說不過曰人命為重耳然人命之說不可以例賊盜蓋人命律內所謂謀殺故殺鬥殺共毆殺皆平人相殺也凡斬絞之刑欲使人勿相殺而已

矣若事主擅殺竊盜則罪止杖徒非云寬事主也盜賊為害於人生不得與平民齒死亦不得以平民抵而後人有所畏而不敢為盜此弼教之深意也隣佑常人皆寄以捕盜之責而事主尤為被害之人雖擅殺至死亦止滿徒而後人無所畏而勇於捕盜此禁暴之微權也盜始於竊而甚於強防竊之入於強也故拒捕之條特列於強盜律內蓋重之也若拒捕不持械遂謂之鬥則捕盜者有所畏而盜漸無所忌矣去歲刑部議准蔣嘉年條奏內開賊犯持械拒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隣佑俱照律勿論外如有携贓逃走而隣佑人等直前追捕倉卒致斃抑或賊勢強橫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偷盜財物事主毆打致死例杖一百徒三年等語夫所謂強橫不能力擒送官者即拒捕不持杖者在隣佑殺之得照事主毆打致死

之例減等杖徒則事主毆打致死更無加罪已有明文乃各省辦理尚沿成案以鬥殺擬絞者往往多有恐問刑衙門得以高下其手而法司轉難為考稽臣愚昧之見仰祈皇上特降諭旨通飭內外問刑衙門凡遇盜賊事主殺傷案件一遵欽定本例及議准新例畫一辦理則例案不致兩歧而盜賊愈加斂戢矣

籌下河水利疏乾隆二十六年

高宏謨

江南河道總督臣高晉江蘇巡撫臣陳宏謀謹奏為籌辦下河水利仰祈聖訓事竊照揚州府屬之高寶興泰等下河地方積年被淹荷蒙皇恩准將高郵之南關車邏等壩封土三尺又於金灣壩下加挑新河分流暢洩俾水歸江現在俱已完工另摺奏聞自此洪湖運河之水不致漫過三壩而東注則高寶興泰等處可免西

來之水患矣惟是下河各州縣境內支河汊港及田間積水向來俱匯入串場河北流二百餘里於鹽城境內之石碓天妃等閘始行歸海道遠行迴驟難消涸民間雖挑溝築圩不足以資捍衛歷來每有西水不至而雨多水積亦足為患者是下游被淹之故固應杜其來源而本地積滯之區亦當籌其去路此閘下舊有歸海之引河不可不加疏治也而議者有謂海潮勢大近海挑浚恐內水未出而外水先進者又或謂雨多水漲各處滙集即分疏引河不能洩水歸海者臣等伏查范公堤綿亘六百餘里串場河自南而北向建石閘十八座每閘均有引河專為洩水歸海之計嗣因洪湖之水由高郵各壩東注下河形如釜底未到閘地已被淹是以不暇計及閘下之引河今南關等閘既已封土金灣又復開河經始既有成模則善後必規

全局查現在鹽城境內石碓天妃閘引河寬深由新洋港歸海洩水甚暢又興化境內之白駒青龍八竈大團等閘引河於乾隆二十二年副總河臣嵇璜奏准挑浚由鬥龍港歸海雖不能如石碓等閘之通暢而閘水外趨頗資宣洩其餘迤南之丁溪小梅迤北之上岡草堰陳家冲等五閘緣彼時尚可通流列入緩工未及挑浚年來水漫沙停有竟成平堰者各閘亦常閉而不用臣等先後親往各該處上下查勘現有王家港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寬十四五丈又有射陽湖寬深更甚臣等凜遵籌辦下河諸務之 聖訓悉心討論並與常鎮道錢琦等再四講求若將丁溪小梅二閘引河疏浚深通順勢再開一引河匯入王家港歸海又將上岡草堰陳家冲三閘各引河疏浚深通順勢亦開一引河匯入射陽湖歸海就其阻塞之

途因勢利導俾散漫之水裁灣取直順軌安流總以海為
 歸宿並非另疏海口當不致有倒灌之慮至謂引河不能
 洩水歸海則從前所開之白駒等閘引河現在洩水歸海
 已得濟用歷有明徵蓋積水之區若得多一尺去路即可
 早消一尺積澍並可早涸一尺田地數州縣之積水增此
 五閘之引河節節流通源源宣洩小民見水易消涸自必
 齊心合力各挑河溝加築圩圍蓄洩兼資旱澇有備將見
 沮洳漸成沃壤仰沐 聖恩永資樂利臣等為下河通
 籌全局起見用是合詞條陳恭請 聖訓倘蒙 俞
 允容臣等於本年封土以後夏秋之間再看下河各州縣
 水勢情形詳籌審度將應需銀兩擲節估計另行妥議請

旨遵行

議鹽價疏乾隆二十六年

鄂哈岱

山西巡撫臣鄂弼河東鹽政臣薩哈岱謹 奏為密籌行
 鹽定價之例稍宜變通以裕 國課以足民食事竊思恤
 商乃裕課之源商貧則課項無出而成本乃闢商之命本
 虧則立見拮据今河東自被災以來課缺商疲幸蒙我
 皇上多方培養庶可漸期復元臣核商人受困雖非一
 端而要由於從前所定之鹽價伏查河東鹽法每二百四
 十觔為一引一百二十引為一名坐商管業畦號澆晒鹽
 觔賣與運商謂之場價運商買鹽辦課運發售賣則有鹽
 價向來鹽價原係隨時長落並無定額自乾隆十年前鹽
 臣衆神保始行定價俾豐年不減歉歲無增至乾隆二十
 年坐商場價日昂運商因而日困是以前鹽臣西寧等奏
 請每觔增銀二釐經部議增一釐限以三年為止嗣於二
 十四年三年期滿場價轉昂復經臣薩哈岱 奏請再行

展限三年蒙 恩俞允在案是河東現在行鹽之價較之原議每觔已增銀一釐商力自當稍裕其奈商價日長比前更昂所增不償所費是以日累日深伏查衆神保價定之初爾時適屢遇豐收場價甚賤每鹽一名需銀止二三十兩自後場價節年遞長至西寧請增之時已增至八九十兩衆商已稱賠累不支迨至於今凡鹽一名至二百十兩較之定價之始不啻十倍有餘在坐商澆晒維艱收鹽無幾所費工本不得不於所收鹽內取償若必令其減價賣與運商則坐商資本更屬無多勢必拋荒畦地澆晒無人矣而運商於買鹽之價日增賣鹽之額有定商本安得不虧課項於何取辦且同是一鹽其為坐商澆晒之鹽固不能為之限制聽其隨時長落賣與運商其為運商辦納課項之鹽則繩之以定價不許絲毫增長而令其虧本

行銷揆之情法之平亦殊為未協夫民間日用百物俱有消長之時而獨於鹽勒之以一定之價目今商人多運一名之鹽即多賠一名之本商力有盡民食無窮資本既空轉輸不繼民食既缺待濟孔殷將有奸民漁利私販居奇小民苦於食澹即貴價亦所甘心地方官以官店無鹽即賣私亦難於嚴禁然則本為便民乃適以病民而肥梟販耳於國計民生兩無所利伏讀乾隆十六年免追淮商鹽價案內奉 上諭民間物價本自不齊祇可隨時調劑不能概繩以官法即如人生日用最急者莫如食米一項今謂意在恤民而欲官為立制務使市價損之又損閭閻皆得賤食意則美矣欲其行之於事能乎不能乎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戶口繁衍自古希逢之盛會人庶則用廣用廣則價昂此一定之理經國者要在務持大體而於

事勢通變盈縮之間為之補偏救弊俾庶政皆得其平即所以嘉惠元元者不外是矣因議鹽法故推類及之而因時立制之道實亦不外此仰見我 皇上仁育義正至聖至明今日等目擊河東商眾實在賠累情形自應仰遵通變盈縮補偏救弊之 諭旨悉心籌畫惟有仰懇

天恩將河東行鹽之價稍與加增以為裕課蘇商之計臣等詳核商人買鹽細數每鹽一觔較之從前增銀六釐有餘雖現賣價業經增有一釐究屬無補於事然若於民間食鹽價內照數加增又恐民間食貴臣等再四酌籌請於現今鹽價之外每觔再酌增銀一釐仍照前例限以三年倘三年之後鹽觔旺產場價平減即行 奏請刪除若場價仍然昂貴亦酌量情形據實具 奏請 旨遵行如此則眾商目前之虧折雖不能全敷成本然亦庶得少

有補苴矣至於鹽價議增或恐於民不便臣等訪之輿論酌乎情理以中人八口之家計之每年所食極多不至百觔增銀不過一錢一年之內多用銀一錢於中人之家未見其損即與之節省一錢亦於中人之家非有甚補至若民間下戶食鹽無幾所增更屬無多於民絕無所累夫鹽為日用必需不可不隨時調劑若病商而大有益於民非持平之道况病商以誤課而行此些微之惠於民民未受益而商已重困國課民食所關甚鉅臣等不揣冒昧謹合詞密 奏倘蒙 俞允並請將二十四年增價一釐展限之處歸入此案俟三年期滿再行 奏請 聖裁

請嚴合戶朋糧疏乾隆二十六年

吳士端

四川布政使臣吳士端謹 奏為請嚴合戶朋糧之積弊以息爭訟事竊照田土為小民衣食之源契冊係耕管承

糧之據必須糧田清楚推收明白庶足杜吞占而息訟端
臣查川省昔年地廣人稀招徠墾闢占為己業多係外來
無籍窮民合夥開墾原不一姓或墾闢未久而轉售他人
朋名合接是以承糧入冊有糧止一柱而兩三人串名註
冊者積習相沿已久在報墾之初通力合作無分彼此通
年生齒日繁田價數倍於前奸獍之徒以糧係總名承納
易於朦混未免日久生心或乘機吞占或一總盜賣或將
己田出售而推收過割糧數清混不清甚有產去糧存經
年構訟釀成大案者似宜查禁清釐以息爭訟但積弊已
久應請酌予一年之限令地方官出示曉諭凡有從前合
糧戶口各照本名下應分田地若干應完糧銀若干分割
清楚踏定界址公同報官改正以本戶的名註冊自行承
糧完納倘敢徂於積習逾限不行呈報請改者一經發覺

照詭寄田糧律計畝分別治罪如此庶霸占之風漸息而
於田糧不致混淆矣

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實政疏乾隆二十六年

錢汝誠

戶部侍郎臣錢汝誠謹 奏為酌籌農忙停訟之例以崇
實政以防懈弛事伏查舊例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
三十日止一切民詞除盜賊人命等重情照常受理外其
戶婚田土等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後方准
聽斷謂之農忙停訟地方有司衙門至期懸牌曉示沿為
故套伏思各衙門封篆既不准理詞狀又益以四五六七
等月停訟是一年之中清理戶婚田土等事不過半載即
使簡僻小邑事務本少而審斷久懸終不免叢脞若事繁
之區案牘堆積遲之又久苟非沉擱拖累必至草率完結

地方有司果係老成練達之員原知農忙停訟本屬具文一切應理事件仍自照常查辦或不致因循債事倘庸懦怠惰之人或係初登仕版正可藉詞推諉任意耽延其為貽害地方正非淺鮮臣再四推原例義意在恤農原為兩造俱係農民而所控之事又係丈量踏勘難於連結實有妨於農務者方可緩期聽理至戶婚田土等事皆士民工商之家均有爭控不必盡出業農之人即其間有一二千涉應行質訊者亦可速為審結無妨農務若拘於成例概不准理必致無知愚民遇有雀角細故明知官不受理急圖洩忿或邀商親族或別啟釁端節外生枝輾轉滋蔓現在臣於刑名咨題案件留心查閱每有事本細微而適值停訟屆期一時未及伸理竟至釀成人命者不一而足殊非整飭吏治綜覈名實之道自應急為變通臣愚昧之見

仰請 皇上勅諭各省督撫嚴飭地方有司嗣後凡值農忙之際遇有民間詞訟必確查兩造實係農民所告之事關係丈量踏勘一時未能清結差拘候審必致有妨耕作方准詳明立案展限至八月聽斷其餘應行事件隨時完結不得以時值農忙概不受理並請將懸牌出示具文永行停止如此庶塵案可以速清而吏道期於核實矣

陳稅課事宜疏乾隆二十七年

趙佑

京畿道監察御史臣趙佑謹 奏為敬陳稅課事宜仰祈 睿鑒事竊照軍機大臣等遵 旨議覆江蘇藩司

安寧奏江廣等處商船舍許關而遠走海關避重就輕有違定制應令嚴飭查禁一摺奉 旨依議欽此臣從邸抄詳閱之下知安寧意在增加海關稅則即該督撫亦曾以此奏請而 諭旨俱不允行仰見我 皇上恤商

便民量同覆育重國課而抑澆風意至善也臣職在微末何敢於已奉俞旨之後復行妄瀆惟是再三細繹商賈小人趨利若鶩苟可避就秋毫必爭然使貨船不由許關潛行海洋其中實有偷漏正稅別干洋禁之處即為情重所不宥今仍收口報納不過七折對折稍分輕重關口雖有異同國課曾無彼此固不必過為區別也伏思海關稅則雖許關本不為重皇上愛民如子諸商久樂輸將必不以正額為嫌而舍河內之坦直就外洋之紆迴甘冒風濤不測之險揆厥所由誠見各關陋習往往客船報納一切火耗飯食丈量稅票諸雜費家人巡攔藉端需索中飽分肥欲壑難滿而許關為東南衝會乃其尤甚商賈觀望規避非避正額避需索也海關於此等商船或諸項索費稍減亦未可定是以商船貪往漸至日多今既顯

懸禁令歸口定有專途商船勢無他徙吏胥勒索恐益滋弊合無仰懇天恩勅下該督撫監督等確遵定例實力詳查將許關需索陋習嚴行禁止使浮費不致多求則商船自然駢湊若第禁其海洋出入似尚非正本清源之道也

請開溝洫疏 乾隆二十七年

湯世昌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湯世昌謹奏為請開溝洫之利以裨民田以惠行旅仰祈睿鑒事竊照今歲近京處雨水過多山水長發地土濕透不能消涸低田不免淹損行路阻於泥濘頗為農桑之病夫江浙之田所收多而賦財富以水利修而農力勤也西北則不然並無溝洫全仗天時犁種以後彌望不見一人不惟糧數甚輕兼且時煩賑濟然欲仿古治地勢既不能惟於大道兩旁開溝深廣旱

澇藉以蓄洩商旅便於馳驅且大道可行亦不致故犯田間踐踏未稼是亦水利之一端刻不可廢者也謹按修理隄防本垂功令直省開載查辦而督率無人未免有名無實地方官皆以案牘無暇工費無出為辭夫郡縣佐貳多水利列銜又本省效用人員可供驅策伏祈皇上勅諭各督撫嚴飭所屬務於秋成之後遴委勤慎佐雜以及分發各員督率該地農民照河工民埝民修之例酌令富者計畝出夫貧者出力餬口於大道經行之所濶則兩旁開溝狹則止開一道因其地勢層層疏浚如有橋道積窪量加深廣以為瀦水之地即以挖起之土培平大道阡窪旁起坡岸如有餘力再將境內小河溪澗必由之徑決淤宣洩預備橋船乘此農隙之時工程數月可竣然後飭令道府輕騎減從據報勘實如所過道路間有不修及修

不如法即傳諭地保速集民夫立時改築如一處溝渠狹阻即責令該管近地業戶即時疏浚而所委工員實心與否一望可知優則議叙劣則議懲全在大員秉公則下僚自然踴躍夫閭閻自為身家即使各出財力亦合乎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之義行之有效即村莊徑路亦可仿行如果實力辦理永遠增修雖未能盡除水患然溝中行得一分即地上減去一分而傍路之地阡陌綿長水有歸宿田不憂其湮沒旅不病於徒涉於民生不無小補也

皇清奏議卷五十二

皇清奏議卷五十三
臣等查勘新疆於乾隆二十四五年節次往返經臨
其地見安西以西自白墩子等處至哈密計程八百七十
五里設軍臺十處其間廓壁綿長水草乏缺馬駝至此易
致損傷來往商民多稱未便且各臺額設塘遞馬匹應需
草料均須長途遠運雖經臣奏請將安西三縣菟豆種成
不由肅州運送而自安西前赴哈密程途尚遠運費尚復
不貲方今疆域恢宏輪蹄如織未便因循遷就謹按雍正
四年間前督臣岳鍾琪於理安西事宜案內以沙州為西

皇清奏議卷五十三

籌安西建置疏 乾隆二十七年

楊應琚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新疆之規模大定安西之
建置宜籌謹先縷晰敷陳仰祈 睿鑒事竊照口外安
西府治東接肅州西通哈密為中外出入之咽喉臣前因
奉 命查勘新疆於乾隆二十四五年節次往返經臨
其地見安西以西自白墩子等處至哈密計程八百七十
五里設軍臺十處其間廓壁綿長水草乏缺馬駝至此易
致損傷來往商民多稱未便且各臺額設塘遞馬匹應需
草料均須長途遠運雖經臣奏請將安西三縣菟豆種成
不由肅州運送而自安西前赴哈密程途尚遠運費尚復
不貲方今疆域恢宏輪蹄如織未便因循遷就謹按雍正
四年間前督臣岳鍾琪於理安西事宜案內以沙州為西

陞緊要之區初次具奏原欲於沙州設鎮即今日之敦煌縣治也嗣因杜爾伯特津地方在沙州迤北二百餘里易於應援故復奏准於杜爾伯特津設鎮即今日之安西府治淵泉縣也其沙州則酌議設立副將管轄二營駐兵一千五百名遇有調遣之處安西與沙州兩路分兵並進俾成犄角之勢但今準夷久已蕩平安西已成腹地提臣現在移駐巴里坤其安西城內止設叅將一員前後奏准駐兵八百名情形已迥非向日可比且安西府城亦建設廓壁之內米糧食物等項或須仰給於沙州而沙州則土田廣沃物產饒裕遠勝安西稽之志乘漢晉以沙州為敦煌郡唐設沙州刺史元為沙州路自歷代以來無不以沙州為郡治况我皇上拓疆二萬餘里規模宏大遠邁前朝而乃於中外總滙之要區則砂磧綿亘一望無垠似非所以

利行程壯形勢節繁費也臣體訪輿情咸以府治與軍臺均宜移設沙州為便隨於上年秋間遴委明幹妥員前往安西沙州之總路隨自靖逆營歷八道溝南折而至沙州處處水草豐裕又自沙州歷可可砂石等處而至哈密沿途有水草之處亦多而可可砂石更有草湖數百里綠緡瀾漫取用不窮附近處所均堪割運此外凡有水遠之處亦俱有舊井因年久淤塞泉眼不通止須撥夫掏濬堪供飲喂臣又以該處水草雖屬近便而冬間或恐積雪深厚有礙行人復於上年十一月內委員往勘本年四月間又令帶同匠役前往查丈道路開濬井泉並隨帶車輛沿途試行嗣據先後回稟沙州附近南山地氣溫和雖遇隆冬堪以遠行無阻至自靖逆至沙州用繩丈量計程四百里又自沙州至哈密丈量得六百二十五里共程一千二十

五里較至靖逆歷安西而至哈密共程一千一百八十五里實計近一百六十里其沙州以西凡有舊井俱已掏濬深通水泉湧出沿途間有山石嶽崎之處亦令匠役開鑿平坦用所帶車輛逐處試行毫無阻滯臣查沙州一帶既道路平坦水草近便而較之行走安西又近一百六十里則移設府治軍臺洵於公私交有裨益且道路既近則各臺輓運糧草自可節省脚費約銀一萬八千餘兩此外運送餉鞘紬緞紙張藥材等項每年節省之運費與每屆官兵換班節省之脚費更難僕數臣悉心酌核似應俯順輿情將安西府治與軍臺俱移設沙州即以沙州現設之敦煌縣為附郭首邑往來一切供應就近在府庫支發而知府東有玉門西有敦煌北有淵泉適足居中統率且計現在所費不過如改移臺站建蓋知府等衙署為數有限而

後頻年之節省諸凡之利便實屬永遠無既况安西府城自提臣移駐巴里坤以後叅將所轄兵馬無多而地當孔道差務紛繁辦理恒虞竭蹶若改府治於沙州則該處本係副將駐劄兵丁倍於安西承辦差務自無貽誤又不僅移遠就近節省費便行人已也且沙州本為關外安西第一沃壤而移設府治裨益地方事所應行况經費既多節省軍民又多稱便而該縣之繁庶更遠勝於安西是以經臣委勘之後商民靡不聞風踴躍現有稟請於道旁建蓋店房以待移設軍臺者但事關重大必須臣親往勘明始可詳悉定議臣現擬六月初起程前赴沙州一帶將移設府治改安軍臺之處切實確勘妥議繪圖貼說另行奏請聖訓外理合先將府治軍臺應行移設暨臣現擬親往查勘緣由恭摺奏聞

酌籌甘省茶政疏 乾隆二十七年

楊應琚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查議具奏事伏查甘省五
司庫貯官茶其最陳者起於乾隆七年現今尚存一百一
十八萬二千餘封陳陳相因艱於售變誠如 聖諭必
須通盤核計妥籌辦理始可冀公私交有裨益臣隨將現
在遵 旨備查原案確訪情形務期籌辦妥協另行具
奏緣由亦經恭摺 奏覆奉有 硃批一面以籌計疏
銷固須官為調劑而茶務積累已深亦須面詢商人始可
得其肯要行文蘭州布政使調取商頭怡緒遠等來肅面
加細詢並以甘省滿漢各營自定議搭餉以來已奉行兩
載有餘兵丁是否俱有餘利不致抑勒勉強並此外應如
何設法調劑又札行布政使吳紹詩兼理茶務之洮岷道
武忱護臨洮道增福暨滿漢各營詳細確查具覆至新疆

地方當此生聚漸繁物產豐裕之時茶餉一項自所必需
但各處每歲應需茶若干暨應作何攜帶分貯俾日久積
少成多之處亦經札詢各處辦事大臣查明定議茲准據
口內口外各處陸續查明具覆前來臣復博訪輿情詳考
案據逐一通盤核議臚列條款恭呈 聖鑒

一官茶應改徵折價也謹按甘省額設茶引二萬七千二
百九十六引每引行茶一百觔交官中馬五十觔中馬五
十觔聽商自賣外帶附茶十四觔為運脚之費以每五觔
為一封合計交官茶二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封商人自
賣正附茶三十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八封康熙四十四年
因中馬例停需茶無多議將應交官茶改收折價每封繳
銀二錢其商人仍准每引全配正附茶一百十四觔嗣於
康熙六十一年因庫茶無幾議將每引交官茶五十觔仍

奏五十二
收本色乾隆元年復因庫茶存積較多議改折色每封增銀一錢共收折價銀三錢其折價茶封不准配運商人止每引配正茶五十觔並附茶折半減為七觔共以五十七觔行銷迨乾隆七年又議將折價仍收本色十三年復以庫茶銷變維艱酌請將應交本色官茶以二成徵收本色八成改徵折色每封仍收價銀三錢商人除交二成官茶每引十觔共茶五萬四千三百九十二封外其自賣之茶仍止准每引配運正附五十七觔連二成本色附茶一觔六兩零共止配運正附茶三十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封乾隆二十一年前撫臣吳達善以康熙四十四年改徵折價之時原係聽商按引全配迨乾隆元年以後遽將折價茶封不准配運遂致商力疲乏帑項懸久奏准將每引八成改折茶四十觔附茶五觔九兩零俱照康熙四十四

年之例聽其全行配售以紓商力計每年應增配茶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封此歷年徵收本折暨商茶增配之原委也是甘省庫貯官茶向例如遇存積過多則請改徵折色如庫貯無幾復請徵收本色原係隨時權衡調劑期於公私交有裨益今五司庫內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已存積至一百五十餘萬封經前撫臣吳達善於二十四年奏准每封作價銀三錢搭放兵餉當奉行之始兵丁領獲茶封尚有餘利今行之二年有餘已搭放過茶四十萬餘封現在市肆官茶日多價值漸減兵丁無利可圖率皆不願多領是以尚貯存茶一百十八萬二千餘封連巴里坤哈密存貯茶六萬八千餘封共茶一百二十五萬餘封一時遽難銷售今伏讀諭旨兵丁果有餘利則官茶不無損價若官茶但利疏銷又豈能抑勒兵丁勉強從

事其中必無兩利俱存之理欽此仰見我皇上日月
照臨無微不燭即以現在滿漢各營暨口外各處辦事大
臣查覆實在應需茶封數目統計每年亦僅能銷茶十餘
萬封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數疏銷且每年商人又增配茶
二十四萬餘封商茶既多官茶自必益加壅滯其按年應
交二成官茶若仍聽其照常交納勢至陳茶銷售無幾新
茶又相繼堆積疏通無日霉變堪虞臣悉心酌議莫若將
商人應交二成官茶五萬四千餘封暫停交納照例每封
折價銀三錢俟陳茶銷售將完再請徵收本色庶清源即
可溯委庫貯陳茶自當漸次疏銷矣
一商茶應准其減配也查甘省茶法商人每引交茶五十
觔無論本折即係額課此外尚有捐助茶規官禮等項查
出充公銀三萬九千餘兩亦係按年交納無殊正供至商

人自賣茶封每引自應配正茶五十觔連附茶共止配售
三十餘萬封該商等即以配售三十餘萬封之茶完納前
項應需之課其乾隆二十一年前撫臣吳達善奏准增配
茶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封原係例外加增以紓商
力並無課項第茶封既已加增則湖南採買價值亦即較
前昂貴迨運至甘省又有庫貯官茶搭放兵餉遂至市價
日減商茶亦須賤售該商等不特餘利無幾而連年配運
之茶兼亦頗有積滯此後若仍按年如數配運勢至愈積
愈多難免停本虧折是以該商等呈請前撫臣明德情願
將前項增配無課茶斤減配八萬餘封以期易於銷售俾
商本不致停滯至有課茶封仍係照常行銷則應輸課項
自應照例完納緣明德原奏內未及詳晰叙明致蒙
睿詢今臣復細詢商頭怡緒達等據稱地方食茶民番大

概止有此數而茶餉歷久行銷應售價值亦為民番所稔
知今官茶商茶既各有壅積欲同時一體疏銷除減配之
外別無良法前請減配茶八萬餘封為數尚少於事無濟
今酌中籌計查商等自乾隆十三年定議二成八折交收
以除交官二成本色茶封外應配自賣有課正附茶三十
一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封連乾隆二十一年奏准增配無課
茶二十四萬八千九百三十九封共應配茶五十六萬七
千七百五十六封核計每引一道應配茶二十四封四餉
今情願每引一道正配茶十五封內應酌減無課茶一十
五萬八千三百十六封共止配茶四十萬九千四百四十
封至二成本色茶封現既酌議改徵折價自亦無庸配運
如此則茶商行銷較易不致停本賤售而課項又係照常
完納且商茶既減則官茶亦易銷售實於公私交有裨益

等語臣復札行布政使吳紹詩等細加確核據稱該高等
所稟情詞實係因時籌酌公私兩便事屬可行仍俟茶餉
疏通之日另請照舊配運等因稟覆前來臣應請俯如所
請辦理以利疏銷

一陳積茶封應請召商減售也查各司俱有陳積茶封而
惟洮司為最多該司地處偏僻艱於銷售曾經前撫臣吳
達善於乾隆二十五年奏准將此後應交銀茶俱改歸甘
莊二司交納其從前存積陳茶俟搭餉完日即將洮司裁
汰無如該處附近止有兩營額設官兵無幾自定議搭餉
以來止搭放過茶九千餘封現今庫內尚貯存乾隆七年
至十八年陳茶三十三萬餘封計非數十年不能搭完而
此項茶封約值銀十餘萬兩如聽其再行存貯勢必日漸
霉變帑項虛懸是以乾隆二十六年前撫臣明德奏請

照現在搭餉每封三錢之價名商售變以期漸次疏銷部
議酌中核定行令每封以四錢發賣等因惟是官茶名為
黃封色淡味薄向不如商附黑茶之易於銷售今又存貯
多年色味更不如前若不量減價值勢至領買無人且今
自有搭放之例民間於二年之內又添官茶四十萬餘封
茶愈多而價愈減兵丁領獲茶餉食餘零買或錢或糧彼
此交易總不出每封三錢之價而名商變賣則以每封四
錢發售價值既貴成色又低商民無利可獲現皆裹足不
前故自准到部咨以後迄今並未售變一封若不另行定
議則名商變賣仍屬有名無實臣詳加酌核應請仍照前
撫臣明德原議每封定價三錢名商變賣至甘莊二司存
茶尚非過多口外所需向由該二司撥運無庸議銷外河
西二司共存茶六十餘萬為數較多除陸續搭餉外如該

處商民有情願照搭餉三錢之價前赴各司領買者亦准
其一體交價售變如此則陳茶廣為疏通不致積久霉泔
實於 帑項有裨

一內地新疆應一體搭放也查乾隆二十四年前撫臣吳
達善奏准茶封搭餉案內聲明自二十五年為始今滿漢
各營自行酌定茶數每封作價三錢於餉銀內以一二三
成搭放等因價值既為適中兵丁獲沾惠濟今自搭放兩
載以來兵丁雖因市價漸減不願多領然自行食用之茶
亦在所必需臣移行甘省滿漢各營查明每年實在需用
茶共十二萬餘封具覆前來此皆按照營分之大小兵丁
日用之多寡距茶司道路之遠近及該處銷售之難易各
從兵便據實定議並無稍有勉强應請按季照數搭放以
廣惠澤至新疆地方現在生聚漸繁米糧蔬果物產在在

豐裕惟茶餉一項向須取資於內地誠如 聖諭各處
濟用自屬多多益善 臣隨令各處辦事大臣查明每年共
需茶二萬七百餘封又准伊犁等處辦事大臣等咨稱新
疆地方遠近不一軍臺駝馬額設無幾若於遞送文報之
外再令轉運茶封必致勞傷疲乏恐難兼顧不若雇覓牲
畜陸續運解分貯令官領買其本脚價銀即在官兵月支
鹽菜銀兩內隨時坐扣在官兵雖稍出脚價然較之商賣
價值尚賤於官兵既多利益 帑項不致虛糜而臺馬亦
可免傷斃添補之煩等因移覆到 臣伏查新疆商賣茶價
現准各處咨覆大概每封需銀二兩四五錢並二兩上下
不等今官茶運至新疆各處除自各司至肅州沿途陸續
輓運無庸雇覓牲畜攤算脚價外其自肅州運至各處如
雇覓牲畜轉將脚費攤入茶本之內於領茶官兵月支鹽

菜銀兩內扣還核計應需本脚較之買自商賈既多減省
而臺馬又不致勞傷實於公私有益自應如伊犁辦事大
臣等所議辦理至將來如遇有換班官兵出口亦應令其
隨便酌量攜帶庶運費並可節省再巴里坤哈密現在貯
存茶六萬八千餘封所有新疆需用之茶自應先儘此二
處就近撥運俟撥運將完再由內地各自運往如此則內
外銷售事易集而利亦普矣以上各條 臣悉心酌核並合
之布政使吳紹詩泚岷道武忱等議覆情節均與 臣意見
相同謹詳細繕摺恭 奏

陳招墾淮北事宜以廣生計疏

乾隆二十七年陳宏謀

湖南巡撫革職留任 臣陳宏謀謹 奏為淮北水患已除
荒土猶多敬陳招墾事宜以廣生計事 臣前 奏請赴京
面陳江南未辦之事欽奉 硃批具摺奏來欽此緣江

南海州濱海漲地彌望無際除近海鹵地晒鹽甚易臣已奏請查辦其雲臺山下淤出高地儘可耕種又自蒙聖恩廣開河溝以後諸水歸海涸出之地可耕者亦更不少約計可墾之地不下數千頃土力甚厚以之種麥則翻犁一過即可有收以之種稻不過二三年即成水田臣諮詢本地紳民僉云地廣人少無力耕墾至於淮徐兩屬除低窪之地已蒙聖恩豁減糧賦留為蓄水之區此外皆係可耕之地乾隆二十四年已蒙聖恩借給牛種銀二十餘萬兩年來荒地多已墾復所借牛種亦已歸還歲收屢稔臣往來巡歷安東邳宿等處可墾未墾之地尚多今春聖駕南巡屢念邳宿一帶地方水患已深尚少起色訓諭臣等悉心經理臣思淮徐海地方地廣人稀農力不勤現在已墾之地率皆耕耨不深糞力全無

是非廣種薄收未足盡其地利而蘇松常太各府州農民最勤又苦人多地窄無田可耕若招徠無地窮民給以牛種廬舍撥地開墾先就海州關墾次及淮徐以漸推廣可使地無遺利民有恒業惟牛種等費必須仰給於官若動支公帑不無借給扣還之煩仰請聖恩將現開豫工事例內捐納貢監職銜等款移於淮北墾田許官生捐資認墾議叙墾熟之後按畝輸租積存備貯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謹將招墾事陳列於後

一墾田先海安而次及邳宿先委道府大員督同地方官並帶佐雜各員逐一勘丈分別官荒民業或開水田或為麥地畫清界址註明區段頃畝編號造冊用印存案將來認墾領耕以此為據墾成之後造冊報部即為官產底冊存之該縣即為魚鱗號冊

一 招佃墾田每墾一頃所需牛種籽種及修補溝洫計需費一百二十兩水田需費倍之成熟之後每畝麥田納麥租二斗水田納穀四斗官給印照永遠存佃為業

一本省外省官生開墾成麥田一頃准作銀一百二十兩水田尚須開溝築圩等費非一年所能成熟墾成一頃准作銀二百四十兩均於成熟輸租之後方給執照達部照豫工事例議叙除即選用及道府正任各項不准外凡捐貢監生及同知通判以下佐雜銜許其指捐議叙如官生不能自為招墾者許其納銀司庫藩司即給實收咨部議叙其銀轉發招墾另請題銷

一 本地有荒地最多之戶自己招佃開墾成熟之後一體輸租議叙仍聽永遠耕種輸納官租

一 淮徐地方賦額本輕田價甚賤凡有荒地而無力招墾

者聽官生認墾捐官成熟之後一體輸納官租將額賦除仍給地價作為官田每畝上等五錢次等三錢如原係官荒地冒免額糧冒領地價查出治罪

一 墾荒佃戶除本地窮民外將蘇松常太等處力農之民無田可耕者地方官查明取結申送與本地佃民分派耕墾每戶給地五十畝牛一具籽種五石草房三間不許貪多廣種仍前草率情悞以上謹擬各條乃臣所熟籌而未辦者如蒙 聖恩准行其需員經理分管督墾一切未盡事宜統聽督撫諸臣詳議請 旨遵行總期多墾一畝荒土即增一畝生計淮海地方自有起色蘇松無業之民得有恒產我 聖主歷來不惜帑金廣開水利之殊恩至此亦愈收實效而覩全功矣

酌籌經理社穀章程疏 乾隆二十七年 富明安

江西布政使臣富明安謹奏為酌籌經理社穀之章程以重倉貯事竊照社穀輸自民間接濟民食例設社長經管不使假手胥役法至善也臣抵江西任後查核通省社穀共有六十七萬六千餘石分貯各都各里設立正副各社長掌管收放地方官稽其出入每歲造冊詳報皆循照定例辦理惟是檢查案卷凡舉報社長有情願承充者有不情願承充者推求其故緣端方之人恐辦理疎虞貽身家之累而狡黠之徒又以充當社長為榮得遂操縱是社長中之賢不肖原屬不一選揀雖極慎重而經管太久亦難保不初終易轍况社穀散貯四鄉非若常平之存貯在省者比侵漁掩飾若非新舊更易難以得其底裏查雍正二年九卿彙議社穀案內既定有五年十年分別獎勵之條江省現在更換社長或久或近並無一定年限辦理總

未畫一臣愚見請將社長悉定限一年更換凡春借秋還後即令交代盤查取結通報存案選擇殷實誠謹之人輪充周而復始一歲之內有一番更代如有侵挪虛控自必立時敗露便於著落追賠至社穀一項既入州縣交代社長自應責令稽查向無處分定例每多膜視嗣後州縣稽查社穀請比照府州稽察州縣倉穀之例如有虧空失察徇隱即著落分賠如此立定章程自必交相警惕捐輸社穀顆粒皆為實貯收放悉屬公平於民食倉貯均有裨益臣管見所及是否有當伏乞皇上睿鑒訓示

議世襲遞降疏乾隆二十七年

紀復亨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紀復亨謹奏為敬抒末議仰祈聖鑒事竊惟爵賞為名器之大防而世襲尤軍功之鉅典我皇上聖武布昭天威遐震建千百世無窮

之偉烈擴二萬里有截之巖疆大武慶成賞延及世
凡効力行間者皆由在事大臣等據實開報及經
鑒親定等差藏在司勳永永無斃法至慎而典至渥也惟
是我朝定鼎之初削平閩粵戡定滇黔當日鼓勵戎行
錫爵特從其厚是以綠營將校每一叙功無不入膺懋賞
而各省之中閩省尤多因其先有海寇之投誠其後有臺
灣兩次之克捷市井之徒操舟之卒會逢其適皆得爵分
右職庇及後人蓋已百數十年於茲矣臣惟前此大功克
捷皆有總理軍務之大員此等人員不過偏裨効力與夫
勢感投誠并有僅帶功加虛銜而未膺戎閫者迨一經議
叙優予世職其人既榮寵終身而子若孫襲替後對品補
用武職即可至副參等缺彼行伍出身者非著勤勞不能
拔擢而紕袴無賴之徒往往唾手而得以故冒濫不已奸

偽滋生如現在督臣楊廷璋孥獲鄒文等假劄及林承武
等以市儈細民而賄買頂冒其明驗也臣思屬近天
潢襲封亦從遞降此等世職人員竟與帶礪之盟並垂奕
禩竊謂處之太優即國家酬庸之典念其先世少有勤
勞然自祖父延及孫曾則待之者亦不為不厚至日久相
沿官司之冊檔彌繁氓庶之譜系難據以致奸宄譎張敢
為販鬻螟蛉假借謬託宗支襲名器而墜法紀莫此為甚
臣請皇上勅下廷議嗣後凡係綠營軍功人員核其
何項功勳准予世職次數其子孫承襲應作何遞降分別
等差著為定例其從前得過世職人員請通查各省核其
所得功勳及襲過世次並現在應行承襲之子孫是否嫡
派或有世絕無可繼嗣應行削除者轉飭地方官詳細造
冊取具宗圖印甘各結咨送兵部嚴查底檔彙合具奏請

旨定奪再現今由世職補授將弁者各省甚多雖皆由督撫保題而果否係世職的裔有無影射頂冒等弊正當乘此清釐或恐畏法不吐並懇准其自首如何處置恭候 聖裁臣因閩省奸民現有犯案敬抒末議是否可採伏乞 睿鑒

請嚴鄉飲濫舉並定服色疏

乾隆二十

李因培

內閣學士提督浙江學政臣李因培謹 奏為請嚴鄉飲之濫舉並明定服色以杜僭越事竊照鄉飲酒禮乃古者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遺典至重也查律令及學政全書所載序長幼論賢良別奸頑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篤者並之以次序齒而列其有違條犯法者不許于與良善之席法至嚴也乃各省繁劇地方視為不急之務數十年間並不舉行而一二偏僻小縣每歲兩

舉每舉數人其大賓一席或以無人而缺至於贊賓衆賓之屬或係生監或係耆民所開事實多係依樣葫蘆地方不復討察稟即轉詳其中年老淳謹者固多而曾經犯案或健訟久著或素行鄙嗇家資溫飽者亦得廁身其列迨既與賓筵之後即有告發而原舉之地方官往往回護苟避叅處不復執法此等案牘時有之其弊由生員教官徇情濫舉亦由該地方有司任人蒙蔽故也至於賓筵服色在生員自有本分頂帶在耆民亦應各守常分乃臣所到之處見有金頂補服年老之人詢之則皆歷年飲賓所服皆八九品服色細加採訪各處皆同不獨尋常服用即鄉飲之日已然臣竊以為僭矣夫儀禮所載明日賓鄉服以拜賜鄭康成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其賓而朝服者儀禮之鄉飲酒乃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

而禮賓之即今賓興之意所謂賓乃士也士貢於朝將以
官之故得同服朝服今鄉飲乃正齒位之禮賓既屬民不
得僭越明矣臣思事屬古禮固不可廢然舉之不嫌慎重
而昭物用別等威亦宜明定章程示不可越應請嗣後鄉
飲各賓仍由生員具呈該州縣印官先於現存案卷內查
其從前有無犯案傳到該族隣詢明平素有無過舉及內
行不修當堂取結其不堪者即行批銷果無不合然後牒
學開造事實照例通詳倘不得其人竄缺勿濫其從前舉
過飲賓內如有過犯原係學官查出審定據實詳報者從
寬免其叅處惟後任官查出前任所濫舉乃照例叅處
舉之生員仍照律治罪至飲賓分別生監者民應用何等
服色之處仰懇 皇上勅部定議明立章程通行遵照
庶典禮明而章服有等於風化不無少裨矣

67
76
481

終

